



漢書門	
四三	四
一六	一
一六	一
一	一
冊架	函號類

原文開内	
三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架	冊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41
冊數	12 (5)
函號	277 7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九

雍也第六

南面章旨○按此章以簡字提綱○敬字正身○簡之主宰處○須知簡與敬不是兩件○其能行簡處○全從他精神縝密上來○若外敬以為簡○雜解一時之煩苛○然即此厭薄世故一念○便是急急把先子經世之法○置於何所○仲子不在所行處○論簡直在所居處○論簡可謂剖析入微○故而相印證○處正千古帝王精一之傳○吳因之曰○兩問兩答○俱是把伯子仲子暗暗相形到底○蓋仲子欲因伯子不是處○照見他許已端的○而可也之云○含糊不明○故自以已意質於夫子○及夫子以其言為然○亦不是贊他○只是實

章全
三章
二可
小同

其所言政默示以許仲弓之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不必說人君凡臨民者俱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蓋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

簡只是明其所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

附考

劉向說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入水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

簡乎

仲弓語意非訛伯子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只據簡之一

字特欲以己之所見而取正於夫子爾○按居敬行簡據註自

是而仲朱子引呂進伯為証謂世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故立

此說要知行簡亦只在居敬上見得居敬即所其無逸所謂恭

己無為不期簡而自簡者也不亦可乎只就簡論非是說行此

簡而事治民安之謂無乃二字有質疑意亦未說到流弊處

附說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程

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按兩說意自相須善會

之始得

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朱子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李衷一曰居敬行簡不要分未事已事二時總都是臨民

臨其民三字有看
居簡行簡
一是一種
字同

都是要緊机務不煩碎處用心便是行簡
吳因之曰自古聖人行所無事何嘗要簡自無不簡如伯子地
位亦高然聖人以兢業做本體子桑伯子以清淨做本體意欲
掃除一切但有脫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原之意便屬不敬仲
子原不魯說壞他只愁他太簡了此
附別 楊慈湖曰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敬行簡乃

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心無
無我故入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以為孔子兩名故孔子亦
以此微賤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
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附張南軒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物森
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固然而酬
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飲
食起居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
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
者與

動簡相介
靜解安情

石鏡

初註解不必

子曰雍之言然。凡為治者尚簡而行簡者未必知居敬。仲弓以居敬之簡為可。居簡之簡為不可則不獨知帝王惇大之體而且究極惇大之根源處斯言真可以經世。故夫子特與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不遷不貳心是好學處兩不字與四勿字一般乃克己功夫也。不是好學之驗。○不遷者旋怒旋釋復於無怒不貳者旋覺旋改復於無過皆所謂不遠之復也。俱在心上看不涉事為之跡。黃勉齋曰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

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袁了凡曰聖門學者的脉不容參差若不從這條脉路上走。你用盡苦心終沒干涉當時許多聰明才辨篤信力行之士。夫子都不說他好學豈是埋沒諸賢此處須要用心觀看顏子所好是何學學是學箇甚底七情惟怒為難制學問要捫情歸性。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於天然節奏無分毫走作無分毫移徙這便是不遷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心在情識幾微處纔動即覺一覺便化此是不貳過之學終日只在本體上操持任你聰明蓋世知見超群到這裡總用不着。

說理何嘗不精

附辨 鄒懌山曰不遷怒或主兩人言或主一人言看來只是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意蓋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是不遷也若怒不休歇便是遷朱子曰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中節非遷也。貳如佐貳之貳一念起復生第二念以佐之曰貳。

諸解 楊慈湖曰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為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子何為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

法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為心。孰為怒孰為過。好學之所動。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

王龍溪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解甚精微。然玩故能二字。轉本文多了一轉。

袁七澤曰怒與過皆情念之所結。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己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為禮。未嘗遣怒而怒時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祛過而過處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貳。解遷與貳與龍溪辭同而意異。主意全在未嘗

道怒未嘗祛過上

附○昔○大○慧○為○羅○孟○講○此○義○謂○聖○人○無○怒○無○怒○則○不○為○血○氣○所○
 遷○聖○人○無○過○無○過○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成○一○片○不○戚○矣○邪○
 非○之○念○絕○干○正○則○打○作○兩○極○作○兩○極○則○其○過○豈○止○二○而○已○羅○近○
 溪○曰○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為○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
 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袁○石○浦○曰○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
 來○鳥○不○知○是○不○遷○不○貳○之○自○王○天○彭○曰○鳥○鳴○山○更○幽○
 使○齊○章○自○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句○後○
 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重○母○字○高○中○玄○曰○君○子○之○於○辭○受○取○
 予○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着○有○所○執○着○則○非○性○取○不○可○也○予○

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字○皎○皎○之○行○蓋○賢○者○
 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
 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
 焦○漪○園○曰○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
 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可○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
 處○其○非○而○道○為○存○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為○推○
 之○令○其○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
 為○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為○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予○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
 子○與○之○粟○五○秉○

曰書

卷九

六

石鏡

與釜與庾或曰示不當與示不當益非也。聖人豈以狗人為義乎。釜庾亦問餽之常。即下周急意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愚按語意不是。說赤之富在所不必繼。正見乘肥衣輕之赤。其為母氏慮也。必周矣。若必待旁人以請粟。置赤何地。夫子意在言外。不徒成冉子之惠。并欲成子華之孝也。

附。揚慈湖曰。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其義有在。冉子不知此道。乃為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因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之釜。亦無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此與

堯試繇同道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唯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天有而已。於戲。孔子真如天矣。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思之辭。粟不是。矯節立名。以因平素以淡泊自守。見此九百。淡用。處。故夫子既止其辭。又復以鄰里鄉黨通其窮。不是要廣君之惠。正所以成原思之廉也。○毋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隣里鄉黨乎。一句。反是餘意。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只泛論世類。難拘絕不染着。仲弓身上。玩聖人嘆息語意。分

明謂塵俗中有奇品不能必見知於人惟以聽造物而已言外
 有勉仲弓脩身道德之意不專在見用上說○駢且角要看且
 字重駢一邊陳潛室曰祭天地之牛角鬮栗宗廟之牛角握社
 稷之牛角尺牲無角不可以祭不必作周正解
 提出箇山川見得人情愛憎之外自有賞鑒非私意所得而貴
 賤之者孫淮海曰傳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
 也故觀人者不可以世類為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立者亦
 不可以世類為勸阻惟知隨德而已矣
 附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又子說人父不善此章還主用人不
 解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又子說人父不善此章還主用人不
 以世類看○合舉賢才章看是教仲弓以用人之道

朱子說得
 不明白故
 更綴一語

不遠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按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仁體
 原無斷續心機自分去來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斷耳曰三月
 不違曰日月至全在此處分別○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
 光明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為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
 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違狀之夫子於顏子特提出心字此正是
 觀體相呈處日月至猶云日計月計是形容去住不定之意周
 季侯曰心以着物成迷故仁以乍復為至○鄒肇敏曰程子謂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穀種但令不違心性外而挽不得
 一毫氣力故不違仁便是顏子心學味三月字可見非另有學

四書諸經

卷九

石鏡

做到不違也。此正是本體之工夫。勿作成驗說。或問仁即是心。如何說心不違仁。曰是因學者心有仁時說。來既曰不違。云何着三月二字。曰只因尚有這箇心在。曰如何。叫做心。如何叫做仁。是一是二。曰山河大地一切惟心所造。如石蘊火非一非二。象外別傳。別解忘機曰。凡大智慧。只是有進無止。諸子之。日月至也。為是他得一至處。便自叫絕。便自愛戀。故奇形妙境。瞥來瞥去。自送飛鴻。霎時頓失也。陳白沙詩云。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意亦如是。按仁體原自平淡。稍着念。便有斷續。如此參至字。真是竿頭進步。

附近溪子曰。論語二十章。此章特拈出心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復初特拈出仁字。顏子之不違。則易之所不遠。復也。諸子之至。即易之所請。頽復也。吳準軒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澆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按心只是一箇作用。處種種差別。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澆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澆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澆政也。與。曰。賜也。達於澆政乎。何有。曰。賜也。與。曰。求也。藝於澆政乎。何有。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澆政。向方。說到應用上。○果是資性剛

何有二字
要詳聖人
兼視造政

四書說

卷九

九

山房

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達。藝是心思上巧。處事有
方果則能斷。新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故皆
可以從政。
抱朴子曰。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創机巧以濟用。摠百類而並精
者。藝人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
吾必在汶上矣。
此章是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意思。蓋季氏魯之權大夫。
而費又是強邑。孔子相魯。必先墮費。尤閔子所不肯居者。故閔

存汶上只
是相遠引

○子對使者而辭之。始終都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温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下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徐徹弦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也。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
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
可以言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凡論人造詣。須看他當境何如。夫子覺得顏子。一種欲罷不能
之趣。任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實實

曰書

卷九

九

山房

有味于其精進。故不勝嘆賞之至。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替他處。正是取他好學處。○按不改其樂。非樂貧。亦非樂道。而之心體。原是活潑潑地。雖貧困之極。此樂不改。此人心之本體。但人未免為境動。惟顏子不為境動耳。故不曰樂。而曰不改其樂。蓋樂是真性流行處。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即此便是真樂。

陳潛室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看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孫淮海曰。顏子之樂。非樂道也。道即是戒。何假於樂。亦非樂貧也。即得位得志。亦何有不樂。悟得樂字。便知戒性體樂。只是得我性體。非真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

以快活解
樂字了
醒世迷

別羅近溪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活之為言。生也。快之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即是聖賢之所謂仁。

附鮮于侁問。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外書

人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

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此○戒○革○文○字○

談苑醒酬

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顏○樂○亭○讚○曰○天○生○蒸○民○為○之○口○鼻○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

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備○哉○先

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

樂○千○載○無○有○執○瓢○泛○之○忽○焉○在○後○蕪○長○公○集

把○樂○商○量○樂○便○粗○孔○顏○相○對○嘴○都○蘆○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

花○香○又○無○張○無○垢○集

附○吾○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

生○矣○曰○樂○莫○大○焉○夫○不○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

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

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

大○概○於○世○間○一○切○嗜○好○洗○得○淨○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

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

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畊○莘○樂○處○憂○鶴○林○玉○露

冉○有○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

此○章○悅○畫○二○字○正○相○反○畫○者○不○悅○悅○者○必○不○畫○冉○求○之○悅○只○是

浮○慕○的○意○思○所○以○以○力○自○諉○然○力○必○用○而○後○知○不○足○畫○地○自○限

力且置之於不用矣安得借不足為解也○中道而廢正是虛
擬箇力不足模樣以破其自畫可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孫淮海曰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曰悅夫子之道而又諉於
力不足是在聖人身上尋求而非自己心上尋求徒悅以口耳
而非悅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畫之一字責之
而即行道為喻是教冉有反求諸心也蓋吾道本平平坦坦與
知與能若真知吾道在自己心上尋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
悅之深則進之力雖欲自畫不能矣
揚慈湖曰是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知此不作是不
是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

畫畫也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此章有兩說一主心術真為說一主規模廣狹說○儒只一樣
皆學先王之道而儒言儒行者也小人而亦借儒之名以自飾
此正是幾微之辨此裏稍有參差天地懸隔故女為毋為呼應
甚緊特慮其悞入於小人而猛為提醒耳丘毛伯曰儒外之小
人易辨唯小人而冒儒之名則小人不為辨者毋為小人正其
為君子之真者也為君子儒正其為儒之真者也
附高中玄曰君子儒者謂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
必信行必果矻矻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士焉者也子夏規模

正入紫要
門三在將
字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

姚承菴曰不伐要本其真心來說反全軍於既敗而獨策馬以自掩此其中心真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特與其不伐○高中玄曰此要識之反分明是以敗軍憂主為辱不敢以凌殿為功故其言如此自掩其功是就別人說他有心自掩其功是說情也是要譽也不情甚矣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附益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仲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入心之意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

○功一而美二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章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為難免者惜口氣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於難免習尚之流漓為何如哉今之世三字無限感慨愚按士君子立身制行只求自信斷不肯投時俗所好尚世風日趨日壞若有求免於俗的念頭必佞如鮀美如朝而後可而鮀與朝必不可為奈何甘以自已之耳目口鼻供時人之玩弄夫子寄慨於鮀朝正為求免於今之世者醜之也意在言外董思白曰此嘆當世無一正人而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

曰書

卷九

十一

石鏡

與思辨五
用發

朝者恨非為不能與朝者惜也。倘有寧為世所憎而言之不
出貌之若愚者庶藉以挽回世風耳。
附范氏謂有朝之令色無蛇之巧言猶未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難
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未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難
通文意恐不如此故泛伊川之說朱子按范氏之說甚得文意
若以不字貫下恐無此文法考亭以無虐悍獨而畏高明為比
恐亦不類更詳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語不是怪嘆還是提醒衆人之言精神全在誰能二字上蓋
人不由戶則無以出是勢不能不由的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

道只在
用不必深

○有不由道之人不是責其當由不由只是怪其不
而何以能不由耳張南軒曰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
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
湯霍林曰由戶是箇由道的影子不是譬喻如言誰人自外於
道而何故乃不由道也道只在尋常日用間不待外而尋求亦
無纖毫躲避處舉足便是不離世人只不信這個便是道當面
蹉過故夫子發此嘆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章要得文不可勝的口氣野字正對君子看當時類以質為
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

四書充

石鏡

正是此文
勝之樊

亦不得為君子也。乃始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為君子耳。然後二字重者。文質就人身上說。不在經制上說。徐自厚曰。文質原是一體的事。俗用調劑損益等意。恐未必然。蓋此乃據現成之德言也。如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處是質。日章處是文。知闇然日章為君子之道。斯知文質彬彬。所以為君子矣。

附湯霍林曰。彬彬內有相濟意。有相生意。有相須意。有相調意。大槩是質為主。文為輔。若以三分文七分質貼說。殊為可矣。方孟旋曰。記曰。禮有以質為貴。有以文為貴。此二字似俱自外邊說。質是朴實頭。徑情直遂意。文是箇粉飾潤色意。

以忠信
為質
是極好
安得為

限定字曰。有質而後有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徐自溟曰。彬彬與郁郁何分。郁郁者。根苗並茂之象。彬彬者。疎密相稱之象。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揚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合而言之。順理為直。逆理為枉。按人之生也直。直在生處見之。天地之生機。惟直遂始暢。屈曲

中庸

卷九

十一

石鏡

同無也謂
或疑此直

即鬱矣。若云直乃所以生，便是轉語。要識生與直不相離處。若直而枉之心已死矣。雖生亦委形，非幸而何。鄒肇敏曰：眼視耳聽，手持足行，極為直率。這是現在實有的說。玄說妙索隱行怪。欺天欺人，俱是罔。不以枉對直，而曰罔，最可思。吳因之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與形骸之軀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非徒甚其辭以傲省天下也。二生字作一樣看。蘇子瞻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亦不礙木，不抑水，未嘗不直也。凡物中

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焦漪園曰：聖人摸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動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予其間。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夫論心之精者，莫如乾坤二卦。而善發乾坤之蘊者，莫如程子。程子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袁七澤曰：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思意識之所能攀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按語意似歸重樂上然樂原於好好原於知不至於樂總成不

得知知好樂本是貫串兩箇不如一步緊一步見得此中自趣

原自無窮隨人所造以為深淺若夫真知自不能以不好真好

自不能以樂到一徹盡徹地位方是學問究竟處

胡雲峰曰知之深自能好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

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湯靈林曰好得不真處還是知得不真樂

得不真處還是好得不真李九我曰自知以後無一足以及若我

未樂以前無一足以限我袁七澤曰知好樂吾且勿論所謂之

者何物耶揚慈湖曰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

愚按知好樂不必分疏淺深聖人鼓舞吾人進步處全在兩

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執着便是住境聖人洪音

人得力處點出箇中消息令其自深自討光景躍如即樂亦非

究竟處蓋工夫得手之後不在能取而在能捨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牛春字句可語上與不可語上只就學者分量上評品欲其勉

為受教之地耳施教意還落一層入兼資學上即上達上字如

一貫克復性與天道等是也然不出下學日用之外第學者力

量有淺深能悟不能悟故可語不可語耳非君子有擇而施也

○按本文只是語上無語下意當以上字提起作主要知聖人

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不可之分耳。不可二字，須活看。袁了凡曰：道無精粗，如何有上？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夫子嘗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人而品以生知為上，則道理凡屬俯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泛聞見入者為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且謂之曰上，本不着言語文字，若語非其人，彼便就死言死，向上承當，無異痴人面前說夢。夫子平日說話，除了告魯子以一貫及語子貢，以天道之類，其餘多說下學。其眼者，勿睹指而遺月。袁七澤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然則聖人豈操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

夫。矇人。矇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招。揭。以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爾。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與仁同體，而異用。知在心，之不惑上說；仁在心，之不雜上說。註：分心與事不必泥。○方明齋曰：智之聰明，恐蕩於虛，故要虛實事上理會；仁之靈粹，恐著於實，故要泛虛衷上涵養。理會得實事無障礙，便是智；涵養得虛衷無私欲，便是仁。○按：仁知實落工夫，只在務民義與先難上。然說務民義，必兼鬼神說；先難必兼後獲，鬼神正與民對，其敬而遠處，正見其務民義處。後正

與先對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意無兩層

解務義不徒曰義而曰民之義蓋此義原是百姓之所日用愚夫

愚婦之所不離提一民字正破已神其言鬼神正是消人隱怪

的種子須知務義內便有對越神明意敬而遠正發明務字之

義而遠字入正發明敬字之義語意極周匝附按鬼神若把見

義不為章參看應主禍福上說徐鴻洲曰明則有民義幽則有

鬼神初非二理而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原是日用細密工

夫故惠迪吉沒逆凶就務民義中其禍福之理已先定不得於

此別外言禍福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殺者也

解先難洪覺山曰吾人不惟此事外有所攀援方為私意即就此

事上有箇希面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先難如草木之也

須滋生意奮發乃為仁體獲者得我心之謂也須看先難是何

光景恐是言思路斷時辨難與獲不是兩件獲非分外希冀只

是此念未盡耳先難云者以沒獲之心先之也難字寬說不必

泥定克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章總是闡仁知之妙不必分情體效三層湯霍林曰仁知不

可泥作兩樣人總是汎心體上分別汎吾心之寂然一物不染

處論便有山的景象有靜的意思有壽的受用汎吾心之豁然

萬物皆通處論便有水的景象有動的意思有樂的受用○通

石鏡

石鏡

石鏡

章。總是想像的光景。

樂山樂。徐岩泉曰。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主宰的是理。這理氣在

物得之。則為水。為山。在人得之。則為智。為仁。當知山水是天地

間。仁知之象。仁智是人心上。天地之精。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

知耳。註中似字。便屬影響。○徐自溟曰。兩儀具在人心。唐荆川

曰。仁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

而情係。○解動靜。屬心。不屬境。朱子曰。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

恁地。塊然死守。○蘇紫溪曰。動靜二字。不必過為分別。知者之

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碍。故謂之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

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主。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

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按動靜合一理。固如此。然夫子正

說。分別處。撰寫仁知。不必苦苦串合。

樂壽。莊忠甫曰。事理不相碍。則物物者不滯矣。矣得不樂。心境

不相涉。則生生者不遷矣。安得不壽。羅一峰曰。樂不取必於遇

而取。必於心。壽不取必於數。而取必於理。李九箴曰。動而樂者

其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矣。

緣樂壽以識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其理之

相契。與夫馳情於物者。異矣。○附揚慈湖曰。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柏水以明之。

石鏡

中體字
是體段之
有體不對用

樂壽看
出動靜合
之理與
解異

不盡
是學
存者
自心
上認

託象以示學者。欲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汨汨不息，而所為水者，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為動矣。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即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之，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曰：離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唯動者乃得之。即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故唯仁者可以言靜。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不可以言仁。知仁者壽。以其無思無為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育，多壽考焉。顏

子之天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槩論。然壽與夭亦一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章重道字，亦不專重魯。春秋之時，齊強魯弱，皆謂魯不逮齊，殊不知齊乃伯習之陋。魯特王道之衰，故齊必再變而後至道。魯唯一變可以至道，不以二國之強弱論，而以至道之等差論。深有意乎齊魯之互變也。○愚按祖宗立法，止能存其大綱，而因時制變，全賴夫後之人。夫子所以發變齊變魯之想。陳替室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其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雖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

曰

石

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本體。一箇人吳因之曰。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生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偷惰。已成銅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為歸。但齊國人心。方濡染於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主意便只欲至魯也。附胡雲峰曰。先師云。王霸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霸者。嚴矣。當孔子之時。齊有霸政之餘習。變而至王道。極難。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即此可見尊王黜霸之意。陳新安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春秋時。名存實亡者多矣。故夫子舉一觚以寄慨。徐自溟曰。此聖人寓言也。亦設言也。其意若曰。設若觚而不觚。尚得為觚哉。意甚廣而義甚活。

附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制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古人制器。必尚象。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觚哉。



之嘆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袁了凡曰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害也須玩

他雖字口氣設為不可從之勢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耳可逝

不可陷是就事上說可欺不可罔是就理上說此二句亦極見

不可陷的意思許白雲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

以名仁仁者必能覺惟愛也可欺之使往故惟覺也不可罔之

使陷於井○或問欺與罔之別朱子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

詐者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者也此條只辨明一從字

之非非謂愛已便置井中之人於不顧

愚按世固有殺身以成仁者只論此心之安與不安耳若在生

死上起箇見識則貪生固非仁即捐生亦不足以全仁君子可

欺不可罔只是論理之是非便置此身於利害之外○可逝不

可陷語意要從雖告之曰模寫見他卒然而罔卒然而應處神

機不落擬議便是第一念若在可從不可從生箇計較便是第

二念

附蘇子瞻曰極溺仁者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所必

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狹其具不徒從

也○要以窮力所至而已徐自漢曰宰我在世境上論仁則世每

四書說義 卷九
是以窮心。夫子止心境上論仁，則心自不窮於世宰。我之問奇，夫子之答活。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正發明博學約合一之旨。約即在博之中，禮即在文之中。弗畔即在博約合一之中，只是一套事。王陽明曰：約禮是主意，博學是工夫。徐岩泉曰：博學於文，不是夫子先教人用心於汗漫，乃謂天地間仰觀俯察，莫非正道。正指點至近可見處。故顏子得博學之教，便理會得眼前步步皆實，亦可以弗畔，非不足之詞。正是引進他的口氣，猶言如此做工夫，亦便不差了精神全在約禮二字上。

饒雙峰曰：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泛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必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此博學約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以為反約之地。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學約之所以相為用也。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附：歐陽東野曰：文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皆粲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

已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於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木非二事安有先後。

解文。蔡覺軒曰。不說窮理。人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談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談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楊慈湖曰。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衆多。疑其不可以為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自雖多。為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

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解附。別筆解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或曰。畔如畔。唯之畔。所以別彼此之累也。君子緣博以歸約。則文與禮打成一片。精神必無汗漫之病。故曰可以弗畔。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夫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沈無回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愚按。聖人者。無可無不可也。南子可見。如天無不覆也。如浮雲之過太虛也。子路却。漫南子身上。生箇分別。則未免域之以人。故夫子復援天以伸其說。所以廣之也。聖門之師弟。其誠心質行。類如此。

諸解附

朱子曰龜山云子見南子包承者也乃大人處否而亨之道非也。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亦不足為大人矣。○王陽明曰見南子如何與子路辨得是非只好矢之天而已若要說見南子是時得多少氣力來說。○李見羅曰南子請見亦是好德沽名之意夫子見之所謂不為己甚不輕絕人者也豈曰有見小君之礼乎真西山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為治化惡為善子路不悅蓋以己之力豈觀聖人也。○李卓吾曰子路不悅從夫子拒彌子來意謂既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楊慈湖曰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曰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嘆然則何以謂之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中庸是易知簡能之理若說太過不及不着德字

博濟章句 ○此章論仁當主在己之心說緊要在一近字上
 丘毛伯曰此章須知字義關鍵處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己
 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己之一字
 乃仁之筋骨也欲之一字乃仁之血脉也泛筋骨而運動那血
 脉在末節之取譬處若不己之欲通之人而延求博施以濟
 乎人則筋骨勞悴血脉枯竭而且有痿痺不運之處矣尚何以
 成仁
 附表了凡曰博施濟衆原是仁者之極思子貢此問志量甚大
 但以此求仁便失本領夫子示以求諸己便有泛入之否上節
 提是一意無仁恕之分

如此体貼
 仁字合一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謝氏曰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事於仁之方猶疑未到仁之地位
 夫子云子何以此泛事於仁此是已到仁之地位者必也聖人
 能之此聖字是聖人得位而行道者方能博施濟衆故下文以
 堯舜言之○何事於仁有二說一以止字訓事字一謂求仁者
 亦何事於此必也聖乎要看得活緊接堯舜猶病蓋云便是聖
 人也有做不到處此句是上文轉語意無兩層
 博濟 陳新安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
 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人之彼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

於博施是進一步說有施雖博而濟未必能衆者故蓋一節字
 在中○朱子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
 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的亦便是永
 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林陽惻隱之心亦
 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猶病袁了凡曰堯舜猶病就心說世界無窮民物無窮即極施
 廣濟安能滿吾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若不思博濟決非仁
 聖一体之心若謂吾能博濟亦決非仁聖無窮之心張侗初曰
 堯舜猶病正是仁的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立達分不
 教養只
 心上說

此節借立達以顯仁體精神全在欲字上下節近取二字正從
 兩已字生根意相承舊分安勉者非○徐自溟曰立人達人是
 仁而立人達人之仁不必施出來始見只在已一念俱立俱達
 的心上立人達人之欲即堯舜由病之心取而譬之念即立
 人達人之念

徐岩泉曰欲字即是貫通八已無私的公心已立立人已達達
 人合下是一念若說欲立已又欲立人就有一念了人已終然
 安得為仁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
 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
 仁不一定要博施濟衆耳

是

錢肇陽曰：滿腔子無非是仁。欲立欲達之念，不從自身軀殼上起念，而直從萬物一體上起念，故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袁了凡曰：立達沒欲生欲，沒已生已。身雖微，萬物之情皆備。羅近溪曰：分明立達不在已上立人，達人心是已立已達處。徐自漢曰：兩欲字在兩已字下，便見人已非有先後。附祝石林曰：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負滿。若舍已欲而侈談博濟，是捨負滿之人心，而日求於缺陷之世界也，不亦病乎？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字領二已字，譬字照二欲字，却不重推心上。李九我曰：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為私意。

西間物我處不能流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拓而克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為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施濟眾末梢上尋仁，有何紀極。齊氏曰：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萬物與天地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於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有方。然則譬之一言，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李見羅曰：能近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疾痛疴癢無一不與天地萬物相通。若護已之痛，自隔一膜，正是不能施濟的種子。

袁了凡曰。此章只重一信字。古先聖立教。垂世其精神。儼然如
 在學者。只是不信。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
 自然信得古人。過心相孚契。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
 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故夫子贊脩刪定。只是
 有減無增也。故曰述而不作。此是夫子真實語。口人有道。我與
 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徐儼弦曰。張子
 謂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
 蓋是其心相湊合。而

附。即堯夫曰。夫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
 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徐儼弦

曰。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脩贊定。述天理

而時措之也。若認刪脩贊定是述。便是觀指而遺月。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章只重一默字。正學脈微。密處默識。是從觀聞不交之地。聲
 與俱。候之中。默悟默證者也。以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

倦。令人我而皆融於一默。竅微。密最深遠。故曰何有於我。聖人
 望道。未見如此。李衷一曰。看來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

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王龍溪
 曰。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脈。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

要知不厭
不係即此

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蓋之詞。乃真語也。

解。默。漢。貞。菴。曰。默。識。非。必。不。言。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為。口。耳。之。學。也。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及。蓋。森。然。於。不。觀。不。聞。之。間。者。也。此。即。不。言。而。存。諸。心。之。說。袁。了。凡。曰。默。識。

心。通。乃。自。得。之。學。若。以。識。為。記。謬。矣。不。言。而。記。與。言。而。記。同。是。攬。塵。障。覺。之。事。楊。慈。湖。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易。

曰。神。而。明。之。顏。子。不。遠。如。愚。正。是。此。境。此。即。不。言。而。心。解。之。說。附。解。王。字。泰。曰。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論。契。之。也。無。

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也。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矣。未。嘗。不。無。此。又。

未。易。以。有。無。論。也。羅。近。溪。曰。不。厭。不。倦。正。夫。子。安。身。立。命。處。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竊。意。當。云。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其。中。妙。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

難。正。與。公。西。華。章。可。謂。云。爾。語。相。合。鄒。東。廓。曰。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脉。絡。何。有。句。乃。夫。子。掃。塵。語。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朱子曰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

石鏡

有字又解一解

有解鄰說更勝

即脩德之日也。袁了凡曰：脩者治而去之之謂。九脩德，只用戒不用增。日用中淨除現業流識，即是脩也。學者學此而已。工夫至細，故須講明。合此之謂義。背此之謂不善。曰：脩曰講曰徙曰改。乃是下學切緊工夫。○鄉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修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

周季侯曰：先賢謂聖賢做工夫，愁窮說若與凡心一般。此於脩德講學諸語，一一大有體。陸吳同之曰：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絕。此等去處，更自惟干不得。

辨改 鄒東郭曰：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途，必須走轉。故曰：改。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學者隨地畫出箇夫子來，傳神全在兩如字上。○申申是展布的意思。天天是欣暢的意思。物當閉鬱之後，發生之始。初申出而未分披，方天好而未爛場。天天即在申申中，形容不盡。此可想見聖人慎獨之妙。

○朱子曰：學者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王字恭曰：夫子之申申，天天即文王之雍雍，肅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精氣所感形諸夢寐周公不夢則孔子不得為周公也可知此

所以有感而嘆也雖然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

日忘周公也○甚矣與久矣相應夫子以天下之否泰為一身

之盛衰張賓王曰即夢也無了東周事業又作何想

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

意不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自是箇証兆處張南軒曰夫子

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別解張子韶詠曰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

是心相識你自西行絀自東王龍溪曰孔子要行周公之事處

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為放不下的擔子及至晚年不

復夢見周公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

也○志於道章旨○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

外本末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莊生云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只一志不斷自然有此境界

按此章提志道為綱其說本之陽明確不可易或作四平者曰

志曰據曰依曰游工夫一時並到所得雖有淺深實無先後之

可言若據筆乘解又提依仁句為綱志道據德是入手工夫游

藝是得手工夫并附筆乘曰志於道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

有迹也。依於仁則發矣。猶有仁也。進乎此則德與仁皆所不知。夫何為哉。唯有游於藝而已。藝即道道即藝。本不異而人自異之。唯無纖芥求乎藝之外也。吾必以為知道矣。按此說亦本之許氏通義。若據舊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

○子曰志於道

袁了凡曰。人須是立志。天地間至尊者道。孰不知慕。但為種種嗜好。所移。遂流浪墮落。學者須志於道。思千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岐雜情趣。盡抹殺。歸併一處。正是全體精神。毫無走漏處。

解雖過高
大可參悟

附揚慈湖曰。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冥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愚按性體有何名目。道與德。聖人不過指點路頭。若悟得徹時。則曰道曰德曰仁曰藝。一以貫之。無名天地之始。

○據於德。據德所以凝道。愚按吾人立志精專。其得力處。必有一番情見。為之影見於胸中。此正依傍之學問也。聖人點出一德字。蓋秉五常之性。以立命。方是此念。究竟處。耳舍德以為據。便至喪身失命。

明心而行

思為便

四書說

卷十

附揚慈湖曰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
我自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
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爾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而不
思直而不習是謂實得非疑似億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

○依於仁

脩道以仁依即君子依乎中庸之依○依非有工力之可言只

是斷此起誠想耳心德渾合之謂仁

附揚慈湖曰仁覺也覺非思為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無思

無為感而遂通之妙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一而非二非仁在

彼而我依之也

○游於藝

道形而上藝形而下只是一件○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

溺

吳曰之曰聖賢工夫憑他做得滿足還須有一段幽閒處底

意趣方可渾化而不自知游藝云者正使道德仁渾化而已亦

不知也李衷一曰君子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仁豈是空

空說玄說妙但未依仁以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

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藝即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

物而無不在是也張同初曰魚活故游於水心活故游於藝游

藝正依仁妙處

四書說

卷十

二

鏡

要得言外
此語令人
悟然

附唐荆川曰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即此而鼓舞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只是要人竭誠來學的意思不必泥定束脩上分疏○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且舞後學之私權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曰得不徒曰大道為公已也

附湯霍林曰束脩潔已自新也緣平日不肖放蕩禮法之外一且檢束脩為而來則吾誨之人性皆善不以習二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憤悱從心皆有誠意不啟不發不復三平看憤悱是解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悱是本專心積誠來不以心口字對不啟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啟發非以啟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三隅只是借言推類孫淮海曰機不至於憤悱悟不及於三隅聖人終不啟發而復教之非聖人有所秘欲學者之自得也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無虛齊亦
主此說

友在學者
自心上說

字宜玩

四書說

卷十

附張南軒曰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
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然啓之費之亦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若
泥象作解終為言詮所縛聖人所以有不復之教正為學者憤
悱地也○賀道星曰學貴切近之悟所謂三隅反者反身自悟
一悟而三者也在也所可舉者事耳其悟者理也明道曰三隅言
其近若夫告往知來則其知已遠其所知者亦何物乎推一知
十非知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孫淮海曰喪側不飽以食有不甘之心為心也哭則不歌以聞
樂不樂之心為心也

揚慈湖曰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不待斟酌審處
聖人之心自如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
皆自性中出也

○用行章旨○此章前後語氣不必相關只兩兩散說為得周李
侯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撥故以此出處
則舒卷無心絕不着此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
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點
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
兢業業的心腸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曰書克克

卷一

九

石鏡

行歲以身
而道在

朱子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
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
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
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沈無回曰兩句合看方見其妙精神
全在二則字上有進退脫洒無一毫係累之意要知轍環周流
未嘗不藏筆歌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
此意○莫中江曰雖說惟我與爾能如此亦見惟我爾可如此
解李表一曰看來夫子此語雖是與顏子亦是發明已意當是
時周流四方人都謂夫子急於用而不能藏故借與顏淵上而
發此論真是謂我何嘗有意於行而不藏亦何嘗必藏而不行
用便行舍便藏我只是不為固者耳識得我此意惟顏子能之
噫嘻夫子之意婉矣○汪石臣曰顏子簞食瓢飲終日在陋巷
之中只是藏的勾當從何處討一箇行來夫子獨以用行舍藏
與他相証正從齊心克己內看出他有這研幾觀變之妙筆歌
之內寔藏有禹稷事業在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二與字乃共事之意無悔其立心有擬如此必也二字直貫
到者也言我所與行三軍者必是這樣人懼乃謹嚴而持重不
是畏縮成是謀出萬全之意好謀而成正完得一箇懼字此以

朱子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

平日言不必扼定行師上說。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節設為必窮之路，以開當世之迷。要得設言虛活，口氣實說。便非註中命義理字，俱不必用。姚承菴曰：求富而至於執鞭，亦是夫子究其枉尋直尺之勢，所必至者而言。非謂雖辱之甚，亦可為也。如字非類詞，乃倒邊的口氣。所好是胸中有得處。從好者以之為主，而吾隨之也。所好上着一吾字，最有味。獨玩本來馳求盡歇。朱子曰：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君子贏得微，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此即研成字

輔慶源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魯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袁了凡曰：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毛伯曰：其慎齋也，非倖福；是惕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附李九我曰：齋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惟此三者加慎也。易曰：齋戒神明言齋也。詩曰：戰戰兢兢，言戰也。易曰：無妄之疾，語曰：三疾。孟曰：寡人有疾，皆疾也。張元長曰：豈其齋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兢屬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

石鏡

聖人亦有不慎之事乎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徐儼弦曰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知肉味要摹寫他心與樂契兩妙於忘的光景不圖句不

是前此未信今始信也乃深幸已得聞之詞。沈無回曰夫

子贊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門人記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

形容不得語蘓子瞻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

知其人如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志遠見其默

然而黑順然而長其於舜可知矣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附哀了凡曰此是仲尼好學處乃是萬世學古的樣。徐岩泉

曰天地間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轉川鳴谷。應草披水

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忘。舜得真

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者非舜聞者

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

衛君以子拒父其為不順孰不知之。冉有乃有此疑者。以嫡孫

承重之常法言之。夷齊一問非是爭。遜上較量。要曉得子貢發

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

石鏡

心而已。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
 无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逸。叔齊安於讓。
 而其心舉無捫杙之慮。這便是得仁。

吳曰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
 嫡孫。但當時崩殯。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
 而公子郚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
 或者父子為輕。穎悟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
 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作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
 絕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
 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累。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

守之上。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
 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由此觀之。
 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
 為也。

丘毛伯曰。天下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國。是衛人
 但知國不可無君。故當立輒。乃輒視崩殯。父子之倫。已漸滅盡。
 矣。智如子貢。而不能釋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來
 說衛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
 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欲尊父之遺命。而齊亦欲善成其父
 之治命。如兄弟避國之事。小則兄弟輕。君仍重。惟全父之志。大

石鏡

四書詳解 卷十
故寧可無君。決不可無父。必如是而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為衛君之心。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首二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寔事也。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蔬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起耳。我字正對浮字。看朱子曰。

樂亦在其中。此樂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不怕。遇寒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

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

陳白沙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富貴若以義而得。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張而若曰。看來只不義二句。便是樂了。若被外邊一動。裡邊多少勞擾。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章是發明易道之無窮。而不可不學。意當以易字為主。易者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是無過。大字不必泥。○加我數年。不是年紀。湏以工夫說。翼疏。

曰。易者吾心之陰陽動靜也。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強不。

曰。書克。卷十。十四。不鏡。

情
恐
作
便
是
富

息所以致其功也

附別揚復所曰乾卦六爻潛見惕躍飛亢吾人當下一時具備

一友曰學易甚難願師指教師曰易既稱龍龍讀易否其友笑

曰未也師亦笑曰原來即此觀之可見聖人之學易原在文畫

象象之外自有印合處大凡形迹之過小心體之過大學易而

無大過全從心上理會夫子他日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深於

易者乎五十字只依舊說

周季侯曰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

妙吾心無思無為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夫子真正覺得性

體圓融理事無碍此毫意思了不可涉故深有味於易而言之

其在知天耳順之時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按雅字訓常字分明是經常之言對異端曲學看下面詩書執

禮正應一常字全重切於日用意理亘古而不磨言大雅而非

誕此亦足為好異者之儆○或曰三經之原本出人心心之

理皆載於經夫子以先王之訓示人總歸到心學上來須在人

心上描出詩書禮勿止在經上發揮非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

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若以為雅言也

發憤章句○通章大有只學而不厭一句道盡然口中却不露

出學字憤樂雖對說樂却從憤來通章當以發憤一字為綱祝

石林曰出迷入悟。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惟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為孔子。今人飾一行。作一解。便耿耿在胸中。謬以為如是如是。其何能憤。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發問。已有高視孔子的意思。子路不對。將益重其疑矣。在夫子則以接引為心。故自道為人之實。以曉之。

子曰。女奚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異不與云爾。相呼應。俱是代子路說。開口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心之激昂處為憤。人心之活潑處為樂。樂就在憤處見之。不必分已得未得。不知老之將至。就在上實樂字。

內看出。非另推一步。亦不必說憤樂相垂。云爾者。無他之詞。李延平曰。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

霍林曰。為人為字。重看。發憤便是他為人處。

王龍溪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

相為流通。纔有些子邪穢渣滓。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復

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

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

○

○

○

○

○

○

○

○

○

○

○

○

解附別 楊慈湖曰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為之者何事惟言樂
 不言所樂若何意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所謂樂者有時
 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惟聖人自知之當知夫發憤
 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
 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
 止生死尚不能入而况於老乎

姚元素曰高峰云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愚謂
 此正孔子發憤之憤也到悟後只有一樂不知老之將至正形
 容樂之不已非憤樂循環之說○沈無回曰云爾說得尋常平
 易此等處俱聖人自不知對鼓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

○晦翁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不是從
 生至死只是如此更無止法

子曰哉非庄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章只是勉人以學不是辭生知之名○李九我曰聖人無所
 不知人即說是生知不知也從學來學便少不得從聞見入但
 聖心無遮蔽獨契於心自然孜孜汲汲雖聖人亦不知其然所
 謂學之不厭也蓋當時以聞見為學而又以不學而知為聖人
 連生而知之都差了一故聖人自道其實如此○按千古學脉
 惟此良知一脈相貫好古者契古入之心也兩相印合處全是
 觸發自性之靈光若止是向人求乞便天地懸隔○敏以求之

兩之字不
 何著思議

四書言義

卷一

十一

石鏡

四書言解
卷十
正見其好處無兩層。湯霍林曰：說者俱云：我非生知，由敏求乃有知。聖人語意以者也。二字煞却求之，不曾打轉。知上羅近溪曰：吾人一點靈光，上燭天下，燭地上，照無始，下照無極。此知之外，更何有知？然此知從賦予之初，不思不慮而來，人人一生，人人一知，特人人不學，便不能保其不思不慮之常。所以生知便失，聖人學便能完，不思不慮之體，若見以為生知，而實非生知也。古人義理，或顯於有言，或隱於無言，無非所以喚醒後人之知好，而求求而敏，直是以古入之心，渾為一心，所以靈機頓開，性真洞朗，而於元初不思不慮之體，合為豈誠生而知之者哉。後世論聖者，不以好學尊聖，而以生知尊聖，亦淺之乎。

觀聖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答述曰：語主教人說高中玄曰：怪，惧人之惑也。力與亂，惧人之逞也。神，非人之所能知。然不語而已。紀之謂何？曰：正惟聖人能。不語也。如伊川每遇怪異，必力破其無意，非不善，然無証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語之為妙也。

附別：陸象山曰：夫子此是不語，非謂無也。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四書言解

卷十

十一

石鏡

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聚交接舉行
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
以得師○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
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莊忠甫曰人人皆吾師特患
無心師所謂心師者擇善與不善者是也善不善在人擇之者
在我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語曰聖人無死地脩德是也夫子直接天以自信信其在我者
而已故曰桓魋其如予何然則曷為微服而過宋白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所謂信其在我者如是已耳如曰人事不可不

盡非夫子自信意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立也

曰我曰吾曰立皆是聖人現身說法處精神全在是立也三字
上吳同之曰二三子儘力尋個仲尼只在口角上尋便當面蹉
過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說道這纔是立喚轉路徑令他當下
便見○按隱字正相對顯字看無隱者無可隱也即在吾爾而
字內見之無行猶云無往作虛字解蓋道體觸目而在正欲學
者會其天機若就作止語默上體察箇聖人與言語觀聖人者
何異○焦漪園曰孔子非無隱也欲隱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

四書註疏 卷十一 十九 山房
欲不與而不能也。舉手下足無非道場。一談一吐盡成妙法。此

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

附別 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

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

為有隱乎哉者也。
附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

三海堂終不然其說，時著退涼生秋香為院。晦堂因問曰：聞

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頓悟其旨。

寶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畫

平生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

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以此觀之，聖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湯霍林曰：四教有由博漸約之意，亦非分作四原教。蓋言夫子

以四教一起教人也。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體用之分耳。愚按

聖人立教本末一貫而人之根器不齊，聖人各因其所性之偏

以施補救，故或教以文，或教以行，或教以忠，或教以信，隨人之

四字方有
著序

運點群達
在首句

四書註疏 卷十 所自得而曲成之是乃所謂四教也

見聖章有○此章總重在有恒上蓋見聖人以屬道統此是夫子本心聖人不可得故從人心上尋覓聖真出來使人人認取這點本心之真以為作聖的根本末節慨人之無恒正以思有恒要得聖人屬望口氣

周季侯曰聖脉到底不絕陽明先生所謂滿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恒心便人人具有聖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埋沒將聖人種子撒向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返之意夫子發言之有全在末節兩斯可矣正從難乎有

向敬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不就神明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恒處為真切不得而見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君子以脩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而吾不得見俱要就人自己斷喪說纔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也沈無回曰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千聖之脉非由善人由君子而漸至於聖也

徐自漢曰天地不貳之精賦於人而得之為恒書曰恒性孟曰

石鏡

不訓久志

恒心這是人皆可以為聖人的真脉夫子以見聖之思寄之於
此正謂大人之心在赤子身上也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為有為盈為泰只是虛描他一箇粧點的模样為處便是無恒
不必說到難繼上○倪伯昭曰舊謂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

義非是只是傷世之意勉齋謂明夫有恒之不可得見也得之
王永啟曰有聖人之心有人心之聖聖人一其心而成聖學者

不二其心而近聖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屈於君子善
人之澆知已足幾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

於善人子之先不知且難乎為恒人
附徐自溟曰亡虛約是人心之本體也能葆其無斯可以融于

異下之有能涵其虛斯可以若天下之實能守其約斯可以居天
下之泰若任意作為日添以智故日騁以技能機穢雜其中而

純白以散非復空洞不著之本體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此章妙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沈無回曰聖人渾然仁體發

皆中節與眾同釣釣自不網與眾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
念不傷我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

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
王弼洲曰釣而不網庶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

若說有意
便落佛氏
法門

曰言

卷十

十二

石鏡

人之仁亦所以教物也。蓋云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一說作字是迷而不作之作更詳之

我字迷傷心說未到軒上

此章是夫子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是示人以求知之方不在夫子上說不知而作只要發出知不可已意不重我無上多聞二句重擇識上從聞見收向心裏來正見聞見即德性非屬口耳之學擇識是吾知體此知光明不必更有求知處曰次者言除却生知就是這箇知舍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人求知方法。張南軒曰聖人之動無非實理其有

不知而作者乎。然知非易至故又言知之次使學者有所持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徐玄扈曰聖人教人擇識多從外面聞見上逐件收入向內到那融會貫通處道理打成一片這纔是知若只會聚許多聞見在此便屬口耳之學。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

辨周李侯曰聞見上無知却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見上做功夫有何着落惟實實參驗將此一點靈明充拓開衍隨擇隨通隨識隨徹哉之知纔不墮落懸空纔有寔認不知而作止犯門雖殊總之是一家可追隨而上故曰次不是落第二乘話

陽明龍溪向未明眼

石鏡

石鏡

石鏡

石鏡

頭
卷十
三
山房

附王陽明白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
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乎見聞識得學問大頭腦則凡日用
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既云擇又
去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
上去擇識則其知未免從依傍而入便已落在第二義中故曰
知之次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不由於聞見耳生而知
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疏
索已章旨○按聖人接引後學其心惟恐人之入於不善即自
外於吾教者猶且委曲開導况夫慕道而來即此向進一念已
開自新一路若復峻其宮牆令人望而自阻反堅其不肯之念
矣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
猶是邊見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難與言是自道自是習以成俗者即見他無益所以門人疑惑

○童子正天真未鑿故習不碍性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索己以進與其索也不

保其往也

本文原無錯簡人索己下正申說上與進意據他進見即是向

善念頭便謂之索此正聖人善於引接人處○愚按吾人本來

索字不必
看得太深

曰言克
石鏡

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汚當體可以立洗聖人與繁之

念不惟許其自新并可破吾人等待之見

逆將來二意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遠乎哉乃喝起之辭下正實言其不遠在我字體認我者仁

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我欲仁是將我本來靈机自

為提醒處就是仁故曰仁至欲字勿看太深只是一念覺悟耳

此蓋為已放其心者發

袁了凡曰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誰

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

只在一念轉移之間欲即是此仁之覺覺即以此心之仁先儒

有以覺名仁者正於此處見得問至若來至之意朱子曰昔

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爾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

也○張南軒曰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

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管登之曰仁者只是無

我從仁起欲便不為軀殼着念將身真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

間隔便是仁體此是孔門頓教

附顧涇陽曰波與水無二相欲與仁無二體夫子先拈出箇欲

字是就工夫上點出本體要人知現在便下手處斯字極緊

精管說更

一念之動。既可證仁。則念之動。俱可證仁。人斷無無念之時。何不一自醒也。須得提醒語意。

知禮章旨。○此章當提禮字為綱。全君正所以全禮。徐自溟曰。昭公娶吳一事。是失禮到極處。然昭公未嘗不知也。何也。駕子以諱姬係吳。以為宋。此是公一點是非之本心。未嘗敢自沒沒。處則是此心之天理猶存也。娶吳之事。或者亦齊景公。涕泣。吳之勢也乎。則其情尤可原也。據其情勢。有可原。而諱其本心。尤未常泯。則孔子焉得不以知禮稱之。故孔子始終不敢明以公為不知禮。且直任為已過耳。君子不黨之心。予於夫子始終之言。益知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司敗是埋壓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槩而答。都是囫圇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李衷一曰。君子亦黨。謂別人無是怪。乃君子如夫子。而亦如此。黨乎。蓋深訝之也。其言雖若不滿。實有推尊意在。且亦疑而未達。不專是譏辭。○子宋姓也。又係吳以別之。冠吳於孟之上。則別之以國名。見其為吳。而不為宋。綴子於孟之下。則假之以宋姓。見其為子。而不為姬。不知吳亦姬姓。而孟又非宋女。終自難

謂之二字
指昭公說
若揚吳氏
說當時誠
諷之語

掩

○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苟有過三字是聖人冷語不沾定在黨君上說有過必知正是可幸處張泉叟曰同姓不婚周道也昭公明知故犯只是不能守禮原說他不知禮不得夫子不以知禮之答為無過而又不指其過之何如則既不誣天下人之公論又不失在已用意之忠厚真化工之言也

○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聖人處善無窮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反之者盡其善也亦所以不亂其善也和之者取其善也亦所以深贊其善也

一反一和有許多委曲在○許敬菴曰夫歌者直言而陳德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

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咏恒有之善者發於性情中乎音節也

附王龍溪曰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唯歌咏是元氣元神欣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言永四德中和皆於歌聲

體究陽明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義皇只此便是學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是學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是學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是學脉

是學脉

是學脉

是學脉

是學脉

是學脉

此章總是勉人尚行意文不專是言易曰君子以懿文德即所謂夫子之文章是也躬行有闇然實脩之意躬行繞成箇君子是渾成話莫字作或者二字看徐傲弦曰文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即是文之根於心處不曰不得而曰未之有得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周季侯曰夫子正要以仁聖引人如何自家反着推干正為世人看得仁聖太高似終不可學者故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謂便到却此不厭不倦我我自盡是人不必生而聖而聖與仁未嘗不可為也蓋把一段孳孳不已精神點與人者正欲人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若字與抑字相通絕非推調口氣李表一曰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

王觀濤曰弟子泛說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心之精神是謂聖心之德是謂仁

表了凡曰聖人盡已盡人原不屬兩念當其為之處便有成不獨成的念頭及出以誨人正其一體中自不能已處若分而為二則人已便相間隔容不免有厭倦心矣故不厭倦真是無人無戒徹始徹終的境界

此為誨合
處者不
不倦更

存情之說
亦可以警
世此聖人
以神道設

鄭申甫曰不厭不倦乃天機不能自已處非思為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看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間歇時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沈無回曰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令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辭所謂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也

朱子曰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禱史之生君

為是哉○徐鴻洲曰夫福善禍淫理之所有禳災祈祐理之所無聖人不無所有使知照鑒不虛不有所無使知淫祀無益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此章不是平較箇奢儉的利害全是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為害以維持世道意蓋說出一箇不孫便是最緊策人心處春秋防微杜漸以此○奢儉不主禮說本文無禮字亦不在心上說只主世風言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狂瀾有懲驕抑僭之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徐徹弦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小人放浪中自沈苦海。○翁子先曰：君子之心無一物罣碍，逆境亦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拘，順境亦常拂鬱。○羅近溪曰：形骸雖顯而其體殼滯本心，雖隱而其神圓通。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孫淮海曰：去了長戚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夫子極力模擬，只是形容不盡屬與不猛與安，所以見溫威恭之妙。自然中節無相滯意。王守泰曰：溫之恰好處，便是屬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莊忠甫曰：天地劑陰陽之和而成聖人，劑仁聖之中而成德。劑則無不有也，故天不可名堯，不可名孔子，不可名昔壺丘先生之杜德機也。如怪如濕灰，其為善者，机也。忽為天壤，忽為地文，此季成所以望之而走也。今溫厲之說，弟子豈嘗見其善者机乎。

四書說統十卷終

卷十

三十一

石鏡

新理欲二
學是推原
不必添

德。附。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一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寔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

諸解附

歸震川曰。太王誠不勝區區之愛。欲傳季歷。然太王賢者。終。其私心。以典義也。泰伯逆探其微意。而先去之。在於採藥。毀形自絕。使太王不得已。而傳季。不得已。而有國。終不暴其讓。國之跡。以彰親之過。能曲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為至德。程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

據此解則
固與天下
乃通釋然
天下二字
畢竟無着

故讓之也。不必革命。

按泰伯之說。論者紛。皆誤於實始剪商之一言。不知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值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唐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唐丁。武乙。大丁。帝乙。以至紂而商始亡。太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然之事。為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之綿洪耳。太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若其心者。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已自處於忠孝而陷父與弟於不義。何以稱至德。或曰。夫

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觀已成之勢而追論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下也。謂讓國即讓天下可也。非真以天下讓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大過處即
是無禮

節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節文之勞憊等。正是無禮處。非下一層。王守泰曰恭也。慎也。勇也。直也。皆生心之不能已也。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此吾心之天則也。吾心之天則總而名之曰禮。

君子就為人上者說。篤於親如祿位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

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陳定宇曰親。仁也。上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楊復所曰。上章言無禮不可行。而禮必有所自始。於厚也。故曰敦厚以崇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能自處以厚。則禮自行乎其間。莊忠甫曰。昔夫子嘗對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正此章之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

得自免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此所謂孝。顧涇陽曰戰兢
乃吾性体流行沒此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
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手足不
是借言踐形盡性正於此驗之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
倖免的意思。

諸解附

李見羅曰曾子聞學之蚤合下便以修身為本故到終來浩然
自慊與孔子曳杖逍遥彷彿一般氣象古云生死畔頭不是臨
時處置。

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來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
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總
了當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
之身首分裂與啟手啟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
辱無異。

附李漸菴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心怖於中斯手
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之理了然矣故啟手啟足
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為心哉其曰戰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死
生也。

附真西山曰曾子之啟手足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

石鏡

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想是箇留心細務的人。故曾子以君子所貴者語之。事字正對道字看。有司字正對君子字看。籩豆二語是形容活話。勿泥。吳因之曰。曾子是篤實的人。如何只向容貌詞氣顏色上理會。三箇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字猶即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箇把柄。在故能如此。須知遠暴慢等不是。

道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袁了凡曰。動者自寂而之感。出者自向而之外。正是整頓的意思。俱就臨民時言。總。是備已。以教。○舉一籩豆凡瑣務皆在其中。

參。附。高中玄曰。斯字有力。言。繞。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繞。正。顏色。就要近信。繞。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脩。身。之。事。不。可。放。一。些。空。隙。也。揚。敬。仲。曰。或。遠。或。近。固。有。精。神。之。妙。出。乎。其。間。○金。仁。山。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袁。了。凡。曰。籩。豆。分。明。說。事。則。非。道。可。知。朱。子。曰。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四。句。

暴慢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

辭氣袁了凡曰辭由氣出故曰辭氣○瞿昆湖曰辭氣二字並

重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

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

近信徐倣弦日記曰臨喪則有衰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

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所謂

衰與不可犯之實必有所在非徒曰有是色而已也此近信之

說也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通章寫出顏子太虛之心体上半截有嘆羨追思意與泛論不

同合五句看方見渾融虛靜之妙抵是形容之詞不可過為分

析周季侯曰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

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叙他學問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

但虛與光景無可模寫須索澁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

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與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

作推原說犯而不校正好像得他虛無光景出但語氣不可

粘帶耳○這事是不着力語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

之所得言

聶雙江曰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之言有如此顏子

曰

解字作垂
解字不作
背理解與
氣字合

子二句只反覆以致嘆美之意。非抑揚口氣。按百里之命。或以為民命。或以為先君遺命。皆非也。蓋只指威命而言。如去陪臣執國命是也。大節以事變言。不指君子身上說。

袁了凡曰。補長君不難。託孤為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托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托之重。為難。此非才節所能辦也。惟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似不重才節上。○朱子曰。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君子。若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寄托自家。雖與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雖能死也。濟得甚事。弘毅章旨。○此章曾子責成士以仁意。只重仁以為己任一

君子二字可味

胸翁亦見詩到

向本文雖把弘毅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非以弘毅去求仁也。首節且含蓄。次節方詳明之。切勿騎驢覓驢。

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廣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而不知窮理之本。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而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不可不三。字是期望之詞。若曰心本弘而無外。不可以私隘之。心本毅而無間。不所以私屈之。便應有勝私克己工夫。亦只在

弘不在度。量上抗毅。不在氣力。

山書言

卷十一

山房

任重道遠處見非謂先養得弘毅後乃去任重道遠道遠是任

許敬菴曰弘毅得於天者固多成於養者亦大士不可以不弘

毅者貴養也袁了凡曰任重道遠各少弘毅不得若曰士必弘

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註分貼便破碎○程自遠曰不毅之弘

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

附王守泰曰此心無限量無始終只為有戒便短小了凡民撫

擾皆為戒後也謂之曰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心胸堅

忍志操此小能解便塞滿了世小室碍便歇閣了依舊與凡民

一般如何謂之士故三士不可以不弘毅

按前解不可不只在自家心上說其理精矣此說提出士字作

話頭亦是曾子責成意但不可下轉語如云凡民則可士則不

可便說毅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節正申明不可不弘毅意然亦只據現成說不是做工夫工

夫却在弘毅二字上徐倣弦曰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總有

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筒千斤擔子須

擔子上了肩繞喚做是任重蓋惟任之而後見其為重也身既

任仁不至於死不已可見工夫更無可歇手處故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

此等處俱
宜發覺之辨

解附徐自漢曰重字在已字見蓋人可以不任便不見得甚重為已任云者此在已之獨脩獨誌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祝石林曰以仁為已任與仁以為已任必有分矣識仁者當自別之

與詩章旨○按夫子述詩禮樂上括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今人動曰人心有真詩有真禮有真樂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程子曰與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湯海若曰學詩者常於如用如寐之中忽有警焉勃焉之思學禮者常於多震多感之動習有發然惟然之操學樂者常於若碍若虧之介徐遊渾兮穆兮之天

此解少好

子曰與於詩與於詩典詩可以與有辨袁了凡曰詩有咏此而意在彼者有所陳小而所指大者其喜之若懟其怨之若恭惟其意不盡於言故學詩者常超然感發其志於語言文字之外如寐之忽醒是之謂與於詩

○立於禮
禮只是箇敬立者堅凝之意

○成於樂
樂只是箇和成者渾融之意○儀文非禮立處乃禮聲容非樂

成處乃樂與立成俱就見成說工夫一時俱到
附王陽明曰感發與起處是詩執守處是禮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是樂只是一統事

唐荆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
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
待而融然以與典有所待而肅然以欽之者不為吾心耶故即
經而心是已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張侗初曰民可使由之相安於粗也不可使知之相忘於精也
相安於粗則人之嗜慾易足相忘於精則人之生意無窮可

使不可使亦自民言之耳不必主在上者說
按知與由只是一件但知必待其自學非可使耳朱子曰由之
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
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
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徐岩泉曰不可使只是不能使良知各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
無下手處聖人只說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此是勉人自
力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附一說作反語曰民可使由之矣獨不可使知之乎蓋知即知
其所由一提醒之便是也

諺論本於申韓

莊忠甫曰聖人之治民也其政有權有實實者聖人之本教也
 權者聖人之術教也術教者借之輔行其本教者也如教民忠
 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至不得齒路馬因敬親而至式齋牛
 使人者君曰牛馬且不可犯况其真乎此權教也權者立之以偽
 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為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
 則人以為偽而不肯由矣故老子曰民難治以其知多又曰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此則知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說矣

○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
 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此戒在上之人知禍亂之所由起使
 之名得其所則稱善矣○然則何以處好勇者曰試其豪舉於
 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然則何以處不仁者曰示之以不測之
 威寬之以自新之路

此論是為優容者之戒

餘饒雙峰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
 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併諸四夷是力誅之如舜之誅四
 凶是也亂何自而致乎

○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章戒恃才意只重驕吝不重才美曰如有曰使皆假設之詞
 沈無曰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况未必周
 公乎其言驕吝之不可也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

四書說統

卷十一

十一

山房

亦何之以觀之哉。蓋鄙之也。亦惜之也。○驕氣盈。吝氣歉。若據程註。謂其病相因。袁了凡則曰。驕者以所有示人。未必至吝。吝者畏人見己有。或收斂不驕。今驕而且吝。兩者兼蹈之。至異程註。然得且字之義。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則為才。不善用之。則為剩技。

參或曰。一犯驕吝。其大本已亡。從其餘做得。驚天動地。亦不足。或曰。韓子曰。天生聖賢。非使之自餘而已。將欲以補其不足也。若驕吝。則是自有餘也。雖餘曷貴哉。○收拾聰明。還造化。穩無才美。亦周公。張子韶集。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至學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堅實的志向。恬靜的精神。袁了凡曰。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或念頭默默在此。經過亦是至也。湯霍林曰。不易得。乃極贊其心之純。不是嘆世無其人。則知好學亦不是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即濟世亦是人學。亦是不至穀。

篤信章句。○此章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又根於好學。來惟好學。故善道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全在出處去就上。顯出箇學字。



來末節不過反言以激之耳。非以上為學守兼全之驗。下為學守偏廢之弊。

周季疾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總不錯了。有這道力，力量總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決，却又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人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躲閃得過方，總是箇真正識力。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却不知墮落幾許。這一章，總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時，解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便費許多周折。

四件功夫
交相為用
少一件不
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八字貫串，分屬最難理會。時解皆拈學守二字作眼目，不知學字與道字對，不與守字對。善道二字，從篤信來，即所信之道也。守即守其所信，而學者守死善道，方是篤信好學之實。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語，脈自貫串。或曰：篤信必須好學，守死必須善道。或曰：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方文伯曰：先曰篤信，而繼之好學，不是未學之前先去懸空信。

一件大意言人之為學。須先辦一片深厚牢固真誠的念頭。耳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節分明承上守死向來正是君子用世之實學。徐儆弦曰。危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亦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隱見以身言。然身出則道行。身藏則道歛。其實舍箇道字在內。

王守恭曰。不入不居。則隱則見。是無死也矣。何以曰守死善道者。能之。蓋亦謂有此等人。便能辨此等事也。若不是守死善道的人。貧賤便能移。富貴便能淫。何以能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哉。蔡氏却說得支離。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此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學守分。屬徐儆弦曰。有道而貧賤。無可行之道也。即不為能守之節也。無道而富貴。無能守之節也。亦無可行之道也。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徒富貴目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章為當時專政者而發。只主自下而上者說。范氏又自上而



下乃是推說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不可侵左雖同僚亦有分守聖言無所不包

徐儻弦曰居位而不恭厥職是謂鯨官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謂越分曠官則非吏越分則非民○李衷一曰謀有干預之意與空空議論者不同

愚按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護耳世惟有越職自逞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惟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既免侵官之害亦無曠官之弊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章之意不是美闕雎全為師摯造齊而發始字重者追憶其盛所以傷今○闕雎在詩為首章在樂為卒章謂歌大武之章而亂以闕雎也即此闕雎之亂而猶洋洋可聽則其初之盛可知

凡樂篇章既成必撮其大要以為亂亂以闕雎者何武王作夫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於文王故以闕雎為亂正所謂撮其大要以收之也或曰三百篇皆有卒章卒章皆謂之亂其曰闕雎舉首章以例其餘也○帝昭曰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怙愷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伺。慳。慳。質。之。偏。也。不。直。不。愿。不。信。習。之。咎。也。不。知。猶。云。不。可。解。謂。其。本。真。盡。喪。也。絕。之。也。憐。之。也。醒。之。也。○莊。忠。甫。曰。吾。不。知。之。者。不。知。所。以。名。之。也。狂。與。不。直。相。反。伺。與。不。愿。相。反。慳。慳。與。不。信。相。反。相。反。而。又。相。兼。不。知。是。那。樣。人。故。曰。不。知。即。聖。人。亦。不。能。目。也。○聖。人。貴。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二句。總。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失。非。得。失。之。失。猶。相。失。在。後。趕。他。不。上。也。李。卓。吾。曰。要。人。如。此。○愚。按。學。無。程。途。可。限。若。見。為。已。及。便。是。住。足。地。位。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按。有。天。下。不。與。註。解。不。以。位。為。樂。固。非。時。說。增。出。憂。勤。亦。非。大。凡。以。已。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有。只。如。若。天。齊。政。封。山。濬。川。舉。十。六。族。去。四。凶。皆。曰。天。下。之。自。然。而。已。不。與。者。也。可。云。與。乎。巍。巍。所。以。表。其。心。體。也。一。塵。不。染。迥。然。物。外。不。與。故。無。為。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即。解。使。去。已。亦。是。與。憂。勤。安。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蓋。皆。不。免。為。天。下。所。動。耳。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附舊蘇子由曰匹夫而有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

四書論語 卷十一

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履
脫時無以異故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
下果何與於我哉

得此轉解
其義方盡

附別王敬美曰說者極力形容二聖憂勤則當云兢兢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樂焉非所以頌巍巍也王摩詰詩曰曾是巢
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
點浮雲過太虛意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堯之為君也此通贊堯之為君本文原無德字業字王麟洲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此通贊堯之為君本文原無德字業字王麟洲曰
魏曰蕩蕩無能名曰巍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

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斷抑揚分說若以文章成功為不足道者
不知文章成功正是為君裏面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

首句下箇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文
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天之大大以神化無外言則天猶云
配天非法天也蕩蕩無名正是則天處更無兩層

吳因之曰大哉堯之為君即大字便愈下廣遠意而虛贊之耳
若云至德不可加是說至非說大也堯德總統說積之身心而
潛孚默契於天下即下成功文章都在內非專就心體廣運言

石鏡

蕩蕩無名亦只重充德難名不重民不能名上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二句提是形容無能名處蓋惟成功不可名所以加巍巍二

字惟文章不可名所以加煥乎二字徐若泉曰吾久終日在大

中祇見天之萬類森然而已竟不知天之所為是天大處充之

名祇見其成功則巍然文章則煥然而其為巍為煥者亦竟不

知誰所為是充大處有可見而終無可名益見得堯之大○李

彭山曰巍巍乎有成功煥起下句耳煥乎有文章正是成功之大

處猶日月星辰之昭者晴天之大有所發越也

按成功有文章兩有字根上無能名來有即此無中現出或曰

此節波首句為字生來不根無能名來雪菴解曰蕩蕩民無能

名焉於無處想其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然其有文章於有

處摹其大大哉堯之為君也

附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

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爾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

文章巍然煥然爾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虞一片大地風

光豈惟世人真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

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為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

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美牆海蠡編

才難章自○姚承菴曰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

才難章自○姚承菴曰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

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
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戡禍亂則
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按此章請神結聚處只在唐虞
之際四字周之德三字蓋悲武王不得遊唐虞之天而推尊文
王之至德也記者劈頭便立公案即治字亂字五人十人字俱
有意在吳因之曰武王克商孔子終有不滿故才難一節寔於
揄揚中致惜才之嘆若言武王資十亂以滕殺不若文王守臣
節以事殷但其意含蓄人自不覺耳朱註其自深矣向可味
葛此瞻曰此章乃言際之媿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既治亂二字便有揖讓征誅之不同吳因之曰當舜之時五官
十二牧人才濟濟而第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自不消得多
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若有自幸其多者然勘禍定難已非
揖遜時光景故夫子不嘆才之盛而反有感於才之難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

此節固是嘆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才難是
全才之難非人才難也要在極盛之世見之唐虞二句重周言
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盛
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

婦人正有九人，尤見才難。○牛春宇曰：於斯為盛，不就數之多，寡上較。

輔慶源曰：詳味夫子之言，使人有愛惜敬重人才之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

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若泥定培養說，亦

牽強。○三分有二，就民心言，非真畫地而今也。以謂左右之作

率字者，服即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

勉強意。

附註：以至德屬文王。本文何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耶頌經

門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

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

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

沒其初心哉。夫子槩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白武王心事可矣。

餘頌開雍曰：豪傑濟一時之艱，故為君者不可一日而無臣。綱

常係萬古之重，故為臣者不可一念而無君。武王之率作十人

也，只可稱豪傑之作用。文王之翊戴一人也，方可稱聖賢之純

心。馬君常曰：宇宙有變局，武王乘之，故十亂奮焉。而為周之才

乾坤有常經，文王安之，故十人潛焉。而為周之德，論才則止得

乎十人之九，論德則已忘乎三分之二。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此章豐儉二字不必甚統讀菲飲食三句便見禹克艱心法只將菲惡致盡幾箇字眼模寫真是無纖毫罅漏處故夫子以無

間稱之言其克盡君道直接精一心法無些子空隙也○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徭其物也力溝洫

而曰盡者無所不竭也疏曰飲食鬼神所享故曰致孝祭服儉其采章故必致美溝洫人力所為故云盡力

附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知其為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

馮具區曰自古聖人惟禹之治水作用最大有大作用者或細行有所不矜却于衣食宮室間精義入神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管登之曰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樂而衣食宮室過自抑損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祗承舜禪而不

負神人之托此皆孝心所形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徐玄扈曰禹之時五帝之質朴猶存三王之文明漸啓夫子慮人有以升降

議優劣者故於堯曰大哉於舜曰君哉而於禹獨口無間似有深意

四書說統十一卷終

四書說統

卷十一

十一

山房

漢字諸說
各有解此
辭九精

許敬菴曰世之學者卑之言利欲高之譚性命聖人並罕言之窮深極玄而忽略於庸言庸行其病不淺於利欲之人然後知聖人為慮之遠也袁七澤曰利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王觀濤曰記者不欲以理欲溷說故著兩個與字

袁滄孺曰此三者聖人何嘗不言只是要把利與命與仁並言聖人則罕言之也蓋天理人慾不容一口而譚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不以利與命並言之之微也如仁者先難而後獲此不以利與仁並言之之微也此是唐虞分別道心人心之意也

執御章旨○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學全不貴博故會同執字彼他夫子之意不是辯其無所成名只是辯其以博學為大而不可知恐世之人但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弊只在博學二字夫子射御之說亦只辯其博學二字

諸解附

博學平實

李見羅曰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知孔子無所成名彷彿民無能名氣象孔子聞之不敢自當擬執一藝以自名若不喻其意者然

張侗初曰名乃名目之名不作名譽解無成名正見其博黨人重博學為大而不知夫子之大非博而無所成名乃化而不可名也故孔子也不說個大也不說個博也不說個名只就平

不立一解
正是解人

道藝不分
亦是轉解

把執字亦
掃却又轉
法華矣

西書說解 卷十二
常○枝○藝○事○自○己○籌○度○一○番○見○無○之○非○學○無○之○非○名○處○此○際○冲○漠
意○思○非○言○能○傳○故○只○須○在○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上○想

張○南○軒○曰○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
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

○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為○兩○黨○人○譏○夫○子○之○博○而○不○知
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
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周○季○侯○曰○黨○人○錯○認○博○學○是○大○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字○大
意○謂○人○惟○無○事○於○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於○何○有○端○必○取○期
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故○執○御○也○可○執○射○也○可○執○射○也○可

來○只○做○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湫○火○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
得○為○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不○必○將○名○字○牽○涉

○連○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牛○春○字○曰○黨○人○既○稱○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
所○以○贊○其○大○也○無○所○成○名○猶○言○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率○人○故○為○此○言○若○曰○與○其○汗○湯
博○學○吾○寧○執○御○耳○口○氣○平○易○明○白○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
且○執○字○亦○只○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

西書說解

卷十二

石竟

作游戲語
也得作真
實語也得

附李衷一曰吾何執一句不是虛下作執射執御起語正夫子
無執本意承上文大哉說來正見大無可容吾之執也執射執
御不是審度之詞一有所執便落於枝藝之末言外有諷悟黨
人意吾執御矣此夫子遊戲語蓋既已為執即御亦執隱然見
執之可鄙而凡世之所執者皆射御類也此即多能鄙事之意
不是謙詞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衆吾從下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

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

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綱猶可

以隨時至繫三綱五常者萬世不容易

附李衷一曰二節俱是維禮之意周末文勝競趨奢靡夫子欲

執之而不可得以純易麻正有反樸還淳之風點出個儉字來

從儉即是
從禮

分明有從先進之思不是以上段起下段只是就禮之變者上

斟酌俱是大關係處泰是亢惕其君意或曰二節原是一意以

亂生于僭僭生于奢從儉之意就是維僭之意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完全此心體空

然洞然何有四者要就聖人心體上描出真無境界不必着在

不以事
而事
後分

四書

卷十二

四

事上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擊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
一念有已便是我皆是道理上偏有執着莫看粗了朱子曰四
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
故有期必之心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個我耳
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

解字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
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
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
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
象有形皆在吾無體無象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本心自

然之用或以毋意為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原未嘗
動何有於滅或以毋意為毋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
有何善意有善可為是謂義氣非憚于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
以毋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
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解我字龔應身曰此我字只是已在念頭上說不屬形骸上說聖
賢無我乃是克己佛氏無我乃是輕身故云外其身而身存又
云使無此身亦復何患此其間不可不辯
附羅近溪曰毋字是禁止意孔子之絕者絕此四毋也蓋
有母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心便非空空本體

四書

卷十二

四

石

四書言義 卷十二 五

附 袁七澤曰。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辯。微。矣。
文在章首。○此章是見聖人以天自信。即孟子不動心之學。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也。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辭。但其意在未喪一邊耳。註添一轉便說殺。

○子畏於匡

按古人遇難而有戒。乃儆備。非畏懼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意。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夏九範曰。文即典籍之文。道之所寓。文傳而道亦傳也。茲字。今人說這裡一般。孔子只說文不必說道。只說在茲。不必說在哉。得與於三字尤隱然。

胡雲峰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違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袁了凡曰。後死對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也。蔡虛齋曰。子曰天之未喪

四書言義 卷十二 六

此說為是

斯文也。是猶望其遠也。非是止欲著述以傳來世而已。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參管東溟曰：玩天之未喪斯文，當指贊易一事。說易始於羲皇，為萬世文字之祖。文王演之為辭，故姜里不足以死文王。夫子韋編之披文，在茲矣。匡難如何害得。

一貫三字亦不為增

多能章旨。全章以三語斷之。大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天子不居其聖，說多能非君子之所尚。蘇紫溪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太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言矣。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學而識之習也。故夫。君子不多曉之記者，引宰之言，特提出一藝字，正可味道。形而上藝形而下一上一下之間，而聖人之所重輕可識矣。

附焦弱侯曰：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為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按說者皆斥太宰之謬，然說箇與字及何其字，則亦非直以多能為聖人也。乃揣摩而未得其所以多能意。

附焦弱侯曰：太宰聖，夫子以多能黨人。大夫子以博學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况於多乎？充黨人之

見則游之乎。群。聚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莫中江曰。太宰不惟認多能為聖。併其謂夫子之聖。亦是疑詞。

故子貢只就他說。爾疑夫子為聖。看來真個像天縱容他生知。

安行。殆將是個聖了。但爾為能多能是聖。則多能特其餘事耳。

固字不必做寔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陳白沙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見得夫子。固是箇天縱之聖。

人又兼了多能。夫子曰。太宰知我。止是應承了太宰多能之說。

以賤鄙事。正迴避了子貢天縱之稱。君子不多。則已打破上面

兩個聖字。而多能非以率人意在中。

吳因之曰。不多也三字極妙。聖人要從大原頭處透。缺于顯萬

緒多。會一原。即多何足以名之。湯霍林曰。不多不由學問。就天

生本來說。原無一物焉。得有多。馮具區曰。夫子說個君子不多。

正欲子貢想其所以不多處。陳元卿曰。君子不多之意。即在上

鄙事句。便見得徐有溟曰。只是不多連能字也不添。

附表了。凡曰。太宰知我乎。言太宰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或

以為知我。或以為不知我。皆非語意。李衷一曰。夫子以多能為

石竟

鄙事這多還在釣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還是精粗上下之

辨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當多聞多見着以不多當一

貫者畢竟非不貴多能本旨

附王字泰曰多即不多不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非多而不

多不顯多與不多血脈不斲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

多能為聖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

聖之外血脈斲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宰曰乎云吾不試故藝

點出一藝字正以藝證多能不以不試證少賤也或謂君子大

受不為小知誤矣須知聖人之藝處皆是道特恐人見以為藝

故以不試別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牛春字曰此章只是聖人本無知由問乃有知意鄙夫一段總

是形容得個空虛順應的景象雖有答問而總歸於無知○有

知無知知字都從知識上看空空屬鄙夫兩端竭亦屬鄙夫其

字正指鄙夫言不應屬夫子身上李衷一曰鄙夫從空中起

問夫子從無中生叩一語相觸了無隱機到竭時鄙夫依舊是

空空夫子依舊是無知夫子不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自己心

體上亦不曾有一毫知識加入故曰無知兩端註云始終本末

上下精粗。陽明云是非兩端。看未只是真知。本體之全耳。聖人之心。渾渾淪淪。尋之無迹。只是無鄙夫之心。未鑿未破。叩之有端。故有兩

諸解附

楊慈湖曰。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以聖人之道。為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為不可以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所到。非知不知所盡。

李卓吾曰。空空如也。正說自家心體。無知。竭亦是。還歸於空處。方明齋曰。聖人之心。冥之則無觸之。則有難應處。見有卒亦還

陳行之曰。以空空屬。夫說亦通。蓋惟空則可叩也。兩端亦空中所起之頭緒耳。陸象山有言。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

朱子曰。兩端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

徐玄扈曰。兩端即所問中而已。其者無我相。竭者無留識。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

巢睫子曰。未問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後。無知以滯彼。總是箇無知也。故嘗思叩而竭。亦非由問。乃有知之義。

只是形容箇無知光景

袁七澤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聖人真無知也、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叩小應、大叩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于、喝不斷鐘不自鳴、故隨叩而清韻常生、聖人若有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羅子曰、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

周季侯曰、世人只憑看自己聰明見解、便把一團空洞的道理、都攪到自己身上去了、却不知尋索自心、我從何處躲根、知從何處、盛立彼我之間、一片俱是圓融無碍境界、我只從中一為叩擊、本自完全、正不必取天下之公藏、作自己的家珍耳、空二字、只是想像道理如此、似不着、夫子與鄙夫上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托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簪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許敬庵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

附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石鏡

分而哉有
看非

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

喟然章句○鄧定宇曰此章通是贊聖道之妙高堅前後正是
欲從末由時光景通是假借形容之詞聶雙江曰顏子既得聖
道後只覺着力不得故喟然而嘆仰鑽瞻忽正是形容道妙處
非嘆始末之難也循循二節只歸功於夫子之善誘正是發明
首節意卓爾句分明是瞻之在前末由句分明是忽焉在後工
夫無先後二際其見聖道亦無虛實兩界王龍溪曰顏子喟然
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看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
未由求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聖人之
道是個恰好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總着意又過了高堅前後
只是中庸不可能程子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

石鏡

通年精神
全在唱然
二字上

四書說約
後但只未在中間爾
卷十二
十一
山房

周季侯曰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嘆喟然二字正欲從未
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丘毛伯曰兩彌
字一忽字正是立卓之境此是悟後譚迷乃嘆道語非求道語
乃既得語非初入語

此力求不但無仄從抑且無所見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
着力之盡又到着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嘆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按前節是總唱起語此節大意是由今日未由之光景追思夫
子當時之指點耳循循只是不凌節而施之意非博約有先後
之序也文禮非二物博約非二事文即禮之散見處禮即文之
會歸處點出二戒字見文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一開示
云爾方文伯曰文不是名物象數之文即視聽言動日月之燦
然者禮即本然之天則由博歸約即從視聽言動渡到性靈上
來此與克己復禮是一件工夫

附博約解

朱子曰博文約禮兩事須是互相發明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
約則無以盡乎博程勿齋曰學問無窮必究極其理是曰博文
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王陽明曰博文即是惟精約禮

工夫亦是
一時俱到

曰書說約

卷十二

十一

山房

即是惟一

蔡覺軒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而說博文蓋文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而說禮便與海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準則若說理便失了更味而裁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

馮厚齋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心見天子之為我設耳沈無四曰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理是塞蹄即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備徑故下個誘字

著誘字妙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湯霍林曰通節一直說下非有幾轉惟欲罷不能是既竭吾才惟既竭吾才是以見其立卓而欲從末由即於其立卓處言之非是兩個境界湛甘泉曰博文約禮何以欲罷不能仰鑽瞻忽足致力在夫子身上博文約禮是用功在自已身上日用常行自為自得無可罷時耳欲罷不能是住不得手時雖欲從末由是放不得手時

欲罷不能句

王龍溪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揀捨性命忍此一加亦是未會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身性體天然之勇氣既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四書章句

卷十二

十三

山房

如有所立卓爾句

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醇酢萬變履即前日高
堅前後應今看得確定親切不向來無根模處李表一曰卓
立曰有則非無曰如有則非有是不落有無境界欲從末由就
是卓立之分明處道體虛圓活潑無在不在可從即非道非真
見道安能以末由狀之張子韶曰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
尚為踈莫從見處留形影始信心齋萬象虛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句

徐自漢曰玩雖欲二字只是嘆道如此說話正首節彌高彌堅
在前在後的意思若沉定回寔欲從則連卓爾亦是呆境○王
龍溪曰喟然一嘆何異譚禪以博文約禮為善誘此悟後語
如黃葉之止見帝實非金也顏子竭才于善誘之教洞見道體
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
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
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此真見也

附袁七澤曰骷髏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真使
得入七顛八倒至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奈何
難以本分事接他且教他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然他才力果然
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鍼剗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

四書說義 卷十二 十五

了。然後躍然有見。乃通身汗下。曰。將詐。別有元來。如是。遂休。歇。

去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不能作此語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喪。寧死於道路乎。

此章聖人只惡一欺字。由之行詐。只自為臣。一事上言之。管登之曰。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

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梁無知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

不自分。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

不目。蓋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張南軒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爾。如子貢所謂求善價。則非矣。待價者。循

乎天理。而求善價者。則已心先動矣。

蔡義伯曰。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

石鏡

諷其治也。是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者也。○治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治但治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者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勝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沽否。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張南軒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於海之嘆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為直欲往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無入而不自得也。○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礙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神情。何陋之解。只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

深論若着一死熱語。便是癡人爭夢。

附薛敬軒曰。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邪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說。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章只重正樂。而雅頌即樂章。蓋彼諸絃歌者。雅頌得所。即是樂正。裡面事及魯內有正樂工夫。而正樂即有刪詩工夫。然後二句。舉其成功言。○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樂正。俞純齋繹以樂。

之節奏而言。此不主節奏。主聲詩之被於樂者。言三家者。以雍微則不得其所矣。舊以得所為殘缺。有補失。次有序。說與此稍異。

李衷一曰。哀公初年。遣人自衛迎孔子。孔子有興魯之望。以魯事之。非莫大於名分。而名分之倒置。莫甚於樂。故寄定名分之心於定樂之中。得所就是樂。正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謂奏之於所當用。便是得所。蓋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乃所以為正樂之功。

附徐徽弦曰。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成戒。或歡和悅。以蓋群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敬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

雅頌考

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未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

附楊慈湖曰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獎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王守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眾人亦未嘗簡簡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舜恭克讓安安却根於欽明文思中來稱舜溫恭允塞却根於文明

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决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章夫子因川流以想見道體而發此嘆不宜直指道亦不宜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機上闡發逝者二字可味只活潑潑地之意不可作往字解不舍正是所以逝處晝夜常逝而不止見化

機無息之妙全要描寫他指眼前所見的以狀出中心所會的

光景言外見體道當有無息之功
程子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
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
水喻道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虛缺處逝者如斯
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諸解附

周季侯曰宇宙之內那一件不逝那一刻不逝常人戀景着物
但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拈一逝字舉宇宙無窮機括盡情點出
張侗初曰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聖人實會
得眼前都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遂於川上
偶一洩露之是以為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謂也往與來相接
之處有真血脈真光景存焉悟此可以言不舍
楊渡所曰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昔人所謂在川言
川是也切莫認指為月
問逝者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陽明曰然須要時
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他川水一般若須
更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致極處聖人也如此
楊慈湖曰時運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着物
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
者深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好好色此誠意之學聖人指出入心中一點真好正要入全

在不見之地着力非絕望語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

吳因之曰此章是聖人鼓舞其辭以戒人之止心勸人之進心

兩一簣字要看吾往吾止一是譴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掖也

語意只謂止則便是我自家不是進則便是我自家本事人亦

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至是言當進不當止與為仁由

己話頭不同李卓吾曰先說止而後說進此聖人絕妙鼓舞

徐自漢曰九仞之後猶當凜一簣方覆之思一簣之始便是存

九仞易虧之慮

姚承菴曰大抵學者精神須教常奮發然須微頭微尾無少懈

怠間歇方是精神銳始而懈終卒歸於無成為山掘井之喻可

為三復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李東一曰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己處是不

惰蓋描畫出該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欲行之

意亦未是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惰

了

袁了凡曰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只就心裡說力行即在心解中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發意氣殷勤如苗本具生息之機時雨一施沾着更發暢茂條達自有不容已者今人看不惰通作平日力行工夫全不像語之口氣

○子謂顏淵曰惜乎子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王字泰曰止字當作止極之止今人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惜乎二句惜地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竟之安汝止良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即此止字

矣二谷曰學無上法言心也然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知終終之斯之為止傳以方進未已言之蓋諱乎學之有止云爾朱子

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累處

附 鄒嶧上曰只是惜顏子進道之勇自平日工夫說言回之學有進機無止機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庵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嘆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張雨若曰採春華而忘秋實學之大病也故學必歸到實上方是為學丘毛伯曰夫子欲人本根本上用功人心如穀種必培植灌溉

而後漸生發漸充滿若不在根本上用功甚至不秀不實者亦有之說得煞甚警醒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欲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吳省庵曰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之人保四十五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張南軒曰有至於四十五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德歲月則其

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附王陽明曰四十五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米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夫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而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四書說解 卷十一 三 山房

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主聽言者當以心受勿作納諫說法言異言俱是規過紀

律森嚴故曰法言引諭委曲故曰異言理無可逃故必逆情無

所拂故必悅此自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

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未如之何不重吾說

之窮重彼不可救正上○繹取抽繹之義抽此頭緒細細去尋

便有奮發改圖意在改字亦根心上悔悟來

湛甘泉曰說而不繹猶不悅也而甚於不悅從而不改猶不從

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悅不從者即鋼蔽日甚然此念一轉其

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

手或曰從與說也還是個好機括說了不繹從了不改可惜了

這從與說故說未如之何全是激發語氣非絕望語

按本文法語之語與與之與亦自有辯而既曰法語下復綴

一言字蓋聖人之言稱引古訓動則先王故云法語而聖人之

意則委婉開導故又曰與與之苟法與與非兩項即繹與改亦

相因要歸在改上方是實受其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

出李卓吾曰以三軍之衆而擁護一帥奪帥非易事借此以極

其形容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

四書說解

天可奪方
見志不專
以生死言

四書說

卷十一

十一

張南軒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定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財可爾非志也。

附李崆峒曰正好在匹字上著意匹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舉三軍言者正示以衆志難持意志奪於多歧而不可奪於獨立匹夫正無所倚而獨立者。

不伎不求章旨。按此章摠在心上看心體要濺落最忌粘帶要冲虛最忌盈滿夫子從不耻中指出一用字便是引進子路

機。關故總此不伎不求之心耳用之則可以臧誦之則未足以臧前後只是一意不必以守境化境立解。

沈無四曰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為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

子曰人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衣敝不耻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耻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着。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四書說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不伎不求根上耻字來伎者耻之激而為忌嫉求者耻之溺而為希冀精神全在用字上○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心意非有兩層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袁了凡曰心有所着則好境皆成魔境子路終身之誦非不淺求進意只是有意執著耳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遣斥之使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按是道指不伎不求之道足字宜味謂之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用者階梯之意足者歸宿之意

李衷一曰何足以臧不必拘拘粘言處貧富上論吾人性分內

事原無窮也謂之曰臧果何有足時自見以為臧即是未臧李卓吾曰叫他去想是道也緣何便足以臧巢睫子曰曉得是道也何足以臧方理會得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松栢是借言非喻言要重一知字然以歲寒而後知之分明慨其知之晚而無及矣有國家者慎毋以歲寒知松栢而為松栢者亦何樂以歲寒受知也于肅愍曰松栢後凋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

張南軒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

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
 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爾。
 湛甘泉曰：後凋也者，不凋也。以萬物之凋而見之，故曰後凋。管
 子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或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
 曰後凋。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王觀濤曰：此自心體現成者說，不必云工夫，亦不必云次序。○
 不惑就在知字上見，不憂就在仁字上見，不懼就在勇字上見。
 不是貞外感，只是言心體。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脩意，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感與憂懼。

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似本根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
 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

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
 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

李卓吾曰：此分明指示人以為學階級也。○吳因之曰：此言學
 者既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可與不可與
 乃步步從之，使進與知之者，節主意相懸絕。或曰：此章以學字
 為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處。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

直至可與權處。方為適道之極。方完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輕發。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袁了凡曰。學所以謀道。可共學而未可適道。則所學者為何事。耶。蓋道者率性之謂。總看安排。便非性體。故學雖向道。而趨終是有作有為之方。非究竟達天之路。即極力脩持。只可謂之用功。不可謂之率性。既能適道。天真易合。保任尤難。一毫有間。全體皆非。故未可立。能立則時時處處無非道矣。然統同之性。易達而差別之智難明。周流六虛。隨方合節。權豈易能耶。徐自溟曰。學若立得純熟處。亦自然能權。亦由立來。而化其立。到權處。亦是立處。但立時恐未必權時。

附權字辨

邵二泉曰。此權字。莫對經字看。不是處變之權也。權只對立字看。立是持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若必以處變言權。則變不常。遭將何處以驗學之能權與否。程子說權即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辯。都在處變上說。權字。非此章之旨。或問權之義。高中玄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漢以來。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

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經大紀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
唐棣章肯○陸象山曰止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曰參詩中室自遠而之語曰以掃上節階級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吳因之曰語意虛活不曾明說個理只借豈不尔思反言之以點醒人中涵無限意思言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閒更着一字不得若說未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則意味斬然

四書說統十二卷終

卷十二

或辨之華而真又而豈不於思至矣哉而○子曰未之思也夫
自盡而之語曰心辨上辨語
林章言○劉晏山曰上辨語
辨語不同夫子曰辨語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十三

鄉黨第十

鄉黨章旨○此章當在聖心敬信上發玩首節一於字下節一
其在字便見是個時中之聖蔡曦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
逞才辯而一過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默
於鄉黨而大能發揮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
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
胡雲峰曰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
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
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

四書說統

卷十三

一

石鏡

重言注
中貌字不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規濤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正是他樸茂處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與斷多無他技一樣文法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謹字即在便便內見之無兩層徐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嘿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章旨○朝字截起作冒以君為主上節是接下之言曲而當

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其直總是一直字跼蹐是趨步不遑與字是跼蹐處中適總是一歌字

○朝典上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下大夫言闇闇如也

徐自溟曰首著一朝字頗重見是君之朝也是諸大夫所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是共朝以事君則所典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闇闇皆形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勢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臻和衷之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為國意○按闇闇所以異於侃侃者在和悅二字而未嘗不諍則典

劉直之意亦同。但帶和悅來，便覺羞婉，爾故曰聽其言也。屬君子之常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与如也。

踧踏如象其起居不違之狀，而與与如又象其踧踏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平對。補潛菴曰：踧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惧而立不寧也。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聖人又豈肯隕越於下，故踧踏而不寧，亦與与而非矯，乃其忠敬自然之心所流注也。

使預章音○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首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

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輔慶源曰：擯所以接賓者，盡主人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

擯考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

此時賓主
供在門外
舊解傳命
出入之說
非

按左右手正傳賓主之命的事。左其手者。揖未擯而傳主命。不敢內背君也。右其手者。揖上擯而傳賓命。不敢外背賓也。此凡為擯者之常禮。重在夫子之衣襟如上。

趨進翼如也

趨進主延賓而入。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揖立時而襟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國也。

入公明章旨。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

出入不平

三節事。上有降階。下有復立。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

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胡雲峰曰。初則身

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

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笑。而蹶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

存心者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入公門三字。是通章綱領。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立行皆入門事。不中不履。即是敬心所形。

棖闕考

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峰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

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闈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皆由右。出則以闈西為右。入則以闈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闈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按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屏之間。而卿大夫士之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西。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

附考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門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堂是內朝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笏則搢之。挿於腰間。手無所執。故得以攝齊。屏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息者耳。○或曰。自下升高。莫息出入之氣。易粗而喘。今屏氣一似不息。其恭而安可見。

係字作康字辨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朝班之位。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有媚茲於君之意。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翼如是形容之敬。蹶蹶是立容之敬。執圭章旨。○按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覲亦聘中之事。論聘又以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舒徐。做弦曰敬以成禮。和以達情。是一套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跼跼如有循。

按執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於君。如不勝一段通是假借形容語。丘毛伯曰。夫子一捧着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用。故敬形於躬。則鞠躬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縮縮如有循行之度。

附考

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聘禮曰。使者載旌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鄉進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受宰。宰執圭。屈纁。自君左授。

諸侯以圭為瑞

四書詩經 卷十三
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全介受圭屈纁出。

○享禮有容色

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所獻之物皆受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附考

禮器曰大享其王事三牲魚醢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藟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又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私覲愉愉如也

聘與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乃其大臣

附考

按聘禮擯者出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公事畢而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諸侯之庭為

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不以緝緹飾章旨○徐徽弦曰孔子之服邪正有辨公私有別

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中

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胡雲峰曰前數章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

貌無一定之象故多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

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

焉

○君子不以緝緹飾

此言常服領緣之制重在亂其制上王觀濤曰齋服所以交

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當有別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只重間色不正只舉褻服可該朝祭或曰褻服近身衣以

紅紫為之不宜非以間色賤之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

雖間色亦有為之者

附考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緹緇間色也五

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為正色相尅為間色故甲

巳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為

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

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

○當暑衫絛給必表而出之

王子淵曰服絛給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

羔裘朝覲之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麀裘視朔聘享之服取紫素之義而尚白狐裘蜡祭息民之服以報土功而尚黃楊取袒楊之義裘之上加單衣以袒楊見裘之美曰楊

附蔡虛齋曰依語錄則楊在內依集註則楊在外今考之玉藻

曰羔裘緇衣以楊之又曰裘之楊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而吊子游楊裘而吊由此觀之則楊在外明矣

附考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麀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

○襲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襲裘與寢衣俱私服則長短可以意裁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或曰襲裘對上公事之來說宜以襲裘長短作句長一身有半

疑是度其身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寢者，亦非必齊衣也。

似無錯簡。

○狐貉之厚以居。節宣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

○去喪無所不佩。

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王逸季曰：佩者，衷之旗也。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惟去喪則諸佩俱備，見比德於玉，小物克勤之意。

附考

許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璜、衝、牙、天

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玦而緼組綬。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觿、木燧是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齋則請結佩，而爵鞞。去喪則無所不佩。其制上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德之備。紛、悅，拭物之中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如錐銳，以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

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驅遣刀鞞也。

○非帷裳必殺之

王字泰曰。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于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尊親親之心。非止為省費言。

附考

通釋曰。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蓋朝祭法服。取其方平。故裳用正幅。上下齊濶。猶今之羣然。裳積。是今之衣摺。以人身之腰為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徒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

而倒合之。使上袂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裳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裳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章也。所以隱形自彰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誠於哀死。內外如一也。

附考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四書詁林

卷十三

十

山房

朝服二字重敬君也。或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于月朔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

○齋必有明衣章旨。○子之所慎曰齋。精神在數。必字見出。蘇石水曰。聖人之齋。心齋也。無一念不與神俱也。

○齊必有明衣布。據本義。宜補必有寢衣一條。陳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純素之心。

楊見宇曰。明衣。日之所服者。白晝如對玄冥也。寢衣。夜之所服者。夢寐可通鬼神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王字泰曰。夫人心易于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

異于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食不厭精。章旨。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日飲食而

類記之。總重。在節飲食上。○李九我曰。此一章。不但見聖人飲食之節。且見其衛生之嚴。徐玄扈曰。此章。向向有不字。聖人節

欲處多。吳因之曰。道不外日用。聖人沐浴。矯拂人情。以自異也。記者默

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

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絕之也。嗟乎。此

吾儒異端。所以別也。孫淮海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

子可謂知味矣。粗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可通神明之

德安可以其微而忽之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輔慶源曰以是為善情也亦理也必欲如是則流為口腹之欲矣

附考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出丹錫錄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稻出呂氏春秋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必禮大傳

食饘而餲魚餒而飭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徐儻曰食饘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自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饘餲敗常亦能辨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饑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附考

饘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餒自內出敗自外入兵陣外破者曰敗失飪味不得其和不時物不足於氣

○割不正不食

王字泰曰林氏以為割乃宰割之割如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歟尤西山曰割不正者飲食之滌巧奢靡也恣口腹之欲而至於害性故不食之此聖人飲食之儉素也

○不得其醬不食

先雙峰曰古之別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則非特不脩亦必有害其指所食物而言

附考

濡鷄鹽醬實蓼 濡魚卵醬實蓼 濡鼈臨醬實蓼 魚膾芥醬麩 腥醢醬 出內則濡讀為臠烹煮也實蓼者實蓼於腹中也卵醬魚子為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陳北山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袁了凡曰酒若有量而不亂何難之有惟無量不及亂所以為難情不必矯而性自不易所謂不為酒困也亂兼亂德亂儀者不及二字可味

伊川曰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血氣致疾語言錯頭容貌傾側皆亂也輔慶源曰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

○沽酒市脯不食

輔慶源曰衛生之嚴也

附考

註訓沽為買鄭康成訓沽為權沽之沽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

○不徹薑食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溫待天地之和

○不多食

輔慶源曰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槩言不貪多之意亦見聖心之博節與窮口腹者不同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亦不食之矣

吳因之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不宿肉者公胙不留神之惠不出三日者家胙不藝神之餘出三日二句是記者推夫子不出之意

○食不語寢不言

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

之是也。語由人先發言。由已先發。此皆聖心純一而不他。而養生亦在其中。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原只一件。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朱子曰。曰必祭。明無不祭之食。曰必齊如。明無不敬之祭。蘇子

由曰。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或曰。瓜字不必更必字。禮云

食祭尚環。是其証也。祭是祭。上古初造飲食之人。註先代字。即

上古。

附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

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必祭。先炊。養

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

齋。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不正不坐

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

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輔慶源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

處。則存於中者密矣。

附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

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飲酒。章旨。徐傲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

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按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

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敦禮教事。所為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此意。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亦見恂恂如也。尊高年所以教讓也。斯字可味。

○鄉人雉必朝服而立於阼階。

按雉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阼階乃主人之位。朝服所以示敬也。徐鴻洲曰。聖人朝服臨雉。想古禮所沿。存而不廢。鄉人所習聽而弗違也。繼其說。或恐。輔堂心不妄也。几。雖。蹀。庭。除。事。極。狂。悖。而。聖。人。端。冕。正。笏。儼。言。望。其。何。物。之。不。正。或。曰。此。是。聖。人。不。違。俗。亦。不。混。俗。意。

附考

十一

按雉作雞。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雉。以索室。毆疫。古者一歲三雉。季春命國人。雉以畢春氣。仲秋。天子雉。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令鄉人。大雉。以逐疫。以達陽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王守泰曰。再拜而送。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揚龜山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

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爾然孔子不以為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

○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章旨。○首節承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蒙君

視疾之禮。末節趨君召之禮。種。周旋曲中。總是事君盡禮。唐

士雅曰。聖人非求合於禮。惟心之所安。即是禮。要在平常中見

得是聖人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及頒賜意。俱輕。速下之。仁奉先

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于君。君若只自祭。已便先飯。先飯者。一是以膳夫之職。自

任。若為君嘗食。一是以臣子之禮。自處。不敢當客位。若君命之

祭。則亦祭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

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為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

以褻服見君。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王字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
 以此看禮家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
 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
 常乎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胡雲峰曰朋友以義合當殯而饋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
 當為不可辭義所當通不必拜姚永菴曰死無所歸則殯不
 以存沒二其心饋非祭肉不拜不以貨財加於禮曰於我殯曰
 字是體貼他心裡的口氣朋友所拜惟有祭肉耳不然雖車馬
 亦必不拜只將祭肉來形車馬語意自重所以不拜上

復不尸章旨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
 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
 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唐士雅曰聖人動容雖總之從容自中而細味此章皆就意想
 所不着處獨發自然而然之義如衆人屬目或出矜持大賓公
 謁時猶作意其他底交際不得不謹朝廷不得不嚴乃曰寢曰
 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雖尋常日用隨地皆然豈亦有所
 為而為之耶故註僅以為容貌之變而吾謂特重自然而變上
 寢不尸居不容

馮厚齋曰寢所以休息易于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

所以自安。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二者非養心之道。此正聖人與天地共卷舒之象。

見齊哀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以人言是平日熟識者褻以比言是尋常習見者變是惻然驚哀貌是儼然致敬。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以車中。所見言式凶服是哀人之死為生靈動吉凶之感。式負版是重民之生為國家觸聚散之思。周王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叛簪即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附考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饗必變色而作

緣其意以致敬禮之於賓主也。或曰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饗盛則者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示不儉也。

迅雷風烈必變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

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王字泰曰。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徐自漢曰。此與春秋記災異意同。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升車而曰執綏。方欲挽之以上也。此其立特暫時耳。而必正立以執之。見造次不離於正之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唐士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

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雉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

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雉知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微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

諸解附

徐玄扈曰。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雉。觸機有感。寓言自

四書說義

卷十三

十一

石鏡

嘆其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看曰字。在山梁雌雉之
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指顧
嘆息而飲。吸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一見子路向之
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等自有天機存焉。不
知所以。而然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為聖之時。而後人以
為淺事也。

巢睫子曰。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呈。
此機人與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機靈人。惟多私欲之
障。故其機蔽。機者時之候也。色者時之微也。周王繩曰。吉凶共域。而蔽也。愛憎寓形。而著也。利害隨影。而應也。遠天者不祥。故夫子臨河而反視雁而去。此其所以為聖之時也。子路之仕衛也。曷不嘍乎。曷不作乎。集而不舉。夫子寧獨
莫一雉也。

葉氏曰。春秋終於獲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彩。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

鄉黨總論附

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影。志學一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一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人熟察於俯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

徐岩泉曰皆有個恰好天則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豈着心思所能以緣他心思明淨員融流動活潑直是玲瓏眼窠中透出天理之妙隨時隨處皆有規矩有文采如春工造化不營餘力而千葩萬卉錯然陳列想見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矣

楊慈湖曰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觀其變色屏氣勃如躍如礼教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王龍溪曰論語一書多出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像若是傳神手筆

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之所能及也

忘機曰一滴水具大海味謂一滴水非海不可謂海是一滴水不可行住坐卧穿衣吃飯無非佛也而佛盡於此乎尼父亦海如是王弼州曰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四書說終

卷十二

十四

山房

